





以爲名

易曰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益  
又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

又曰先張之弧

尙書曰和之弓在東房孔安國注曰和古之弓人

又曰平王錫晉文侯彤弓一彤矢百旅音廬弓十旅矢百

又曰備乃弓矢

詩曰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彤弓召兮受言藏之

又曰駢騂角弓翩其反矣駢騂調利也

又曰既張我弓

又曰弓矢斯張

太平御覽 卷三百四十一

又曰四壯翼翼象弭魚服鄭玄注象弭反未弣者以象骨爲之以助御者弣必袂切

禮記曰男子生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註云天地四方男子所有事也

又曰凡遣人弓者張弓尙筋弛弓尙角弓有往來體皆左欲其下曲隤然

手執簫右手承拊簫井頭也尊卑垂悅說佩巾也聲折以佩垂授之儀尊卑一也

又曰越棘大者天子之戎器也

又曰良弓之子必學爲箕

又曰武王克商後干戈弓矢包之以虎皮

周禮曰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法辨其各物而掌其

守藏與其出入仲春獻弓弩仲秋獻矢箠弓弩成於和矢箠成於堅也箠

盛矢器也以獸皮爲之及其頒之士弓弭弓以授射甲革楛質者夾

弓度弓以授射紆音侯鳥獸者唐弓大弓以授射學者及

使者勞者

王風夾庚唐大兵者弓異體之往體寡來體多曰玉往體多來體寡曰夾度

天子之

弓合九而成規諸侯合七而成規大夫合五而成規士合

三而成規句者謂之敵弓凡祭祀共射牲之弓矢

射牲者鄭司農云澤澤也所以習射選士

也國語曰郊之事天子必自射其牲澤共射樞質而弓矢

鄭司農云澤澤也所以習射選士

之處也射義曰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

大射燕射共弓矢如數

又曰庭氏掌射國中之妖鳥

鵠融傳曰國中妖鳥梟鷃惡聲之鳥也

若不見

其鳥獸則以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夜射之

獸狼之屬救日之弓救月

之矢謂日月食所作弓矢救日蝕伐鼓北向射

太陰救月蝕伐鼓南向射太陽以此弓矢射之若神也則

以太陰之弓與枉矢射之

杜矢名也

又曰弓長八尺謂之庇軹五尺謂之庇輪四尺謂之庇軫

又曰弓人為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幹

也者以為遠也角也者以為疾也筋也者以為深也膠也

者以為和也絲也者以為固也漆也者以為受霜露也

材六之力相而足凡取幹之道七柘為上櫬次之檠桑次之櫛次之

木瓜次之荆次之竹為下凡相幹欲赤黑而陽聲赤黑則

鄉心陽聲則遠根

陽猶清也

凡析幹射遠者用勢射深者用直

又曰凡為弓冬析幹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冬定體

又曰弓長六尺有六寸謂之上制上士服之弓長六尺有

三寸謂之中制中士服之弓長六尺謂之下制下士服之

人各有其形貌大小用此弓也

周禮作寒奠體

太平御覽

卷三百四十七

三

又曰量其力有三均均者三謂之九和九和之弓角與幹  
儀禮曰射告賓曰弓矢既具有司諸射賓與大夫弓倚于

西序矢在弓下

左傳曰王賜晉文公彤矢百發弓十發矢千

又曰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橐弓矢

又曰楚子享公于新臺使長鬣者好以大屈

好美好也 大屈弓名

又曰舟堅射陳武子中手

舟堅季氏臣也

失弓而罵

武子罵也

又曰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為睦賜魯公以大路大

旂夏后之璜封父之繁弱

封父古之諸侯也 繁弱大弓名也

封之於少昊

之墟

太平御覽

卷三百四十七

四

又曰魯伐齊士皆坐列顏高之弓六鈞皆分取傳而觀之

顏高魯人也三十斤為鈞六鈞一百八十斤也故異之

又曰子蕩以弓楛華弱于朝

又曰陽虎稅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

又曰齊景公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將執之辭曰旌

所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也臣不見皮冠故

不敢進

又曰楚晉戰於鄢陵郟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

冑而趨風楚子使弓尹襄問之以弓

杜預注曰問避之也

又曰楚靈王次于乾谿右尹子革夕王與之語曰昔我先

王熊繹僻在荆山唯是桃弧棘矢以供禦王事

穀梁曰八年盜竊大弓大弓者武王之戎弓也周公受賜藏之魯

崔贛易林曰桃弓葦戟除殘去惡

郭璞毛詩拾遺曰象弭魚服毛云弭弓衣未以象骨爲上蓋俗說文誤也

左傳曰左執鞭弭弭者弓之別名謂以象牙爲弓今西方有以犀角及鹿角爲弓者

春秋佐助期曰天弓主司弓弩之神名推亡

史記曰上迎寶鼎於中山有路弓乘矢集獲壇下

又曰黃帝騎龍上天小臣不得上悉持龍髯髯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望帝抱其弓而號後世因其弓曰烏號

太平御覽

卷三百四十七

五

又曰漢高祖擒韓信信曰高鳥盡良弓藏敵國滅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烹

又曰子貢說越王以兵從吳伐齊越王乃使以秦屈盧之弓步光之劍以賀

續漢書曰鮮卑亦東胡之支也禽獸異於中國者有野馬原羊角端以牛角爲弓世謂之角端弓者也

東觀漢記曰祭形爲遼東太守至則厲兵馬遠斥侯形有勇力能貫三百斤弓

又曰蓋延字巨卿漁陽要陽人以氣聞身長八尺彎弓三百斤

謝承後漢書曰朱穆爲尙書歲初百官朝賀有虎賁當階

置弓於地謂羣僚曰此天子弓誰敢干越百僚皆避之穆曰天子之弓當載之於首上何敢置地大不敬卽收虎賁付獄治罪皆肅然服之

張璠漢記曰陳球爲峽陵太守州兵朱蓋等反與桂陽賊胡簡數萬人轉攻零陵球城守弦大木爲弓羽矛爲弓引機發之遠射十餘步斬朱蓋等

魏志曰句驪別種居小水因名小水貊出好弓所謂貊弓也挹婁弓長四尺力如弩弓用楛長尺八寸青石爲鏃古肅慎國也

魏要畧曰北方有橐離之國其王侍婢有身王欲殺之婢云有氣如鷄子來下我故有娠後生子王棄之於溷中猶太平御覽 卷三百四十七 六

以象噓之徙馬閑馬以氣噓之王疑以爲大 令其母收畜之名曰東明常令牧馬東明善射王怒奪其國殺之東明走南至淹水以弓擊水魚鼈浮爲橋東明得渡魚鼈解散追兵不得渡東明因都王夫餘之地

王隱晉書曰劉琨與丞相賤曰不得進軍者實困無食殘民烏散錄召之曰皆披林而至衣服藍縷木弓一張荆弓十雙

晉中興書曰苻健凶暴露刃張弓椎鉗鏃鑿弓矢具備置

左右

晉令曰弓弩士習射者給竹弓 弓皆二人二張

沈約宋書曰太祖賜蕭思話以弓琴手敕曰丈人頃何所

作事務之暇故以琴書爲娛耳并往桑弓一張材理乃快  
先所常用既久廢射又多病畧不能制之便成老公令人  
歎息良材美器宜在盡用之地丈人真無所與讓也

梁書曰羊侃齊力絕人所用弓至二十石馬上用六石弓  
三國典畧曰齊綦連猛有勇力沒使來聘有武藝人求欲  
相角猛帶兩韃左右馳射併取四弓疊而挽之梁人嗟服  
後魏書曰傅融性豪爽有三子靈慶靈根靈越並有才功  
融以此自負謂足爲一時之雄嘗謂人曰吾昨夜夢有一  
駿馬無堪乘者人曰何由得人乘之有一人曰唯有傅靈  
慶堪乘此馬又有弓一張亦無人堪引有一人曰唯有傅  
靈根可以彎此弓又有數紙文書人皆讀不能解此文有

太平御覽

卷三百四十七

七

一人曰唯有傅靈越可以解之融意謂其三子文武材幹  
堪以駕馭當世常密謂鄉人曰汝聞之不鬲虫之子有三  
靈此圖識之文也好事者然之故豪勇之士多相歸附

唐書曰太宗謂蕭瑀曰朕少好弓矢自爲能盡其妙近得  
良弓十數以示弓工乃曰非良材也朕問其故工曰木心  
不正脉理皆邪弓雖剛勁而遣箭不直非良弓也朕始悟  
焉朕以弧矢定四方使弓多矣有天下之日淺得爲治之  
意固未及於弓弓猶失之况於治乎自是遂延耆老問政  
術京官五品已上更宿中書內省上每延與語詢訪外事  
務知百姓疾苦政教之得失焉

家語曰楚共王出遊亡其烏鵲之弓

烏鵲良弓名也

左右請求之

王曰止也楚人失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孔子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也宜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

又曰弓調而後求勁焉

國語曰周宣王時有童謠云檠張箕服實亡周國有夫婦

鬻是器者王執而戮之乃奔褒

賈陸注曰箕水名服天簡

得弃女子於野而

養之是爲褒姒卒以衰周

又曰更盈侍魏王見一鴈過曰臣能遙弓而落鴈乃彎弓

向雁雁卽落

又曰鄆之戰邾至三逐王卒王使工尹襄問之以弓邾至

甲冑而見客免冑而聽命

韓詩外傳曰齊景公使人爲弓弓人之妻曰此弓者泰山

太平御覽

卷三百四十七

八

南烏號之柘燕牛之角荆麋之筋河魚之膠四物者天下

之良材也

戰國策曰楚人者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雁之上頃襄王聞

召而問之對曰見六雙王何不以聖人爲弓以勇士爲繳

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

越絕書曰麻林山勾踐欲伐吳種麻爲弓弦使齊人守之

典畧曰蘇秦說韓宣王曰今韓地方九百里帶甲數十萬

強弓勁弩皆射六百步之外

劉向說苑曰齊攻魯子貢見哀公請求救於吳子貢曰愛

吾寶而興我師是不可恃也於是揚幹麻籬之弓而往

江表傳曰高句鑊王遣使貢孫權角弓

吳時外國傳曰扶南走先女人爲主名柳葉有模跌國人  
字混慎好事神一心不懈神感至意夜夢人賜神弓一張  
教載買入船入海混慎晨入廟於神樹之下得弓便載大  
船入海神迴風令至扶氣柳葉欲劫取之混慎舉神弓而  
射焉貫船通度柳葉懼伏混慎因至扶南

業中記曰石虎女騎皆手持雌黃宛轉角弓

遁甲開山圖曰河東有獨頭山多青檀可以爲良弓

括地圖曰神弓在南山石泥渚中

三禮圖曰彤弓天子所用絃弓卿已下所用也

崔豹輿服注曰兩漢京兆河南尹及執金吾司隸校尉皆  
使人導引傳呼行者止坐者起四人持角弓走者射之有

太平御覽

卷三百四十七

九

乘高闕者亦射之晉魏設弓而不用焉

古史考曰烏號栢樹枝長而烏集將飛枝彈烏烏乃號呼  
以栢爲弓因名曰烏號

風俗通曰烏號弓者栢桑之枝枝條暢茂烏登其上垂下  
著地烏將飛從後撥殺取以爲弓因名烏號耳

又曰白鷗古弓名

沈懷遠南越志曰宋昌縣有棘竹長十尋理人取以爲弓  
又曰沙麻竹人削以爲弓弓似弩淮南所謂浮子弩也

南州異物志曰烏許人立有竹皮長寸餘皮以作弓長四  
尺名曰弧弓

廣志曰綠沉古弓

博物志曰徐偃王既治其國仁著聞欲舟行上國乃通溝陳蔡之間得朱弓矢以已得天瑞遂因名爲號自稱徐偃王

列女傳曰晉平公使弓人爲弓三年乃成射不穿一札公怒將殺工其妻繁人之女也見公曰妾之夫造此弓亦勞矣幹生太山之阿一日三觀陰三觀陽傳以燕牛之角纏以荆麋之筋糊以河魚之膠此四者天下選也而不穿一札是君不能射也而反欲殺妾之夫不亦謬乎妾聞射之道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枝右手發之左手不動如此射之道也公以其言爲儀而穿七札弓工立出賜金三鎰

曰繁人官名札札鎰也角善楚劬紀河魚膠粘也

燕牛

太平御覽

卷三百四十七

十

管公明別傳曰信都令家中婦女盡驚更疾病使公明爲占之卦成語曰君北室牀西頭當有兩死男人一鬼持矛一鬼持弓箭頭在壁中腳在壁外持矛者主刺頭故頭重痛不得舉持弓者主射胸腹故心中痛不得飲食晝則浮遊夜還病人故驚恐若徒其屍柩便皆丁強於是令歸室中果得兩棺棺中有角弓及數箭物已久遠木消爛徒骸埋之合家皆愈

洞林曰曲阿令趙元瞻兒字虎舒從吾學卜自求著作卦見吾有盛艾小陵龜欲得之不與言之曰當作卦相爲致此物合自來復數曰果有一龜入鹿虎舒後見吾言偶有一物試可占之若得當再拜輸一好角弓即便作卦曰案

封之是爲龜虎舒奉弓起再拜

老子曰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

列子曰紀昌學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曠而後能又使學視小如大紀昌懸虱於牖南面而望之三年之後如輪觀物皆丘山也乃以燕角之弧朔逢之幹射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絕

孟子曰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爲役猶弓人而恥爲弓

孔叢子曰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射蛟蛇於水愛胡非子曰一人曰吾弓良無所用矢一人曰吾矢善無所用弓羿聞之曰非弓何以拄矢非矢何以中的令合弓矢太平御覽

卷三百四十七

十一

孫卿子曰繁弱鉅黍古之良弓也

又曰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禮也

魯連子曰楚王成章華臺酌諸侯酒魯君先至楚王悅之與大曲之弓

闕子曰宋景公謂弓人曰爲弓亦遲矣對曰臣不得見公矣公曰何也臣之精盡於弓矣獻弓而歸三日而死公張弓登虎圈之臺東面而射矢踰西霜之山集彭城之東其餘力逸勁飲羽於石梁夫盡精於一弓而身爲矢死况治天下奈何其獨也

尸子曰鴻鶴在上扞弓韞弩待之若發若否問二五弗知

非二五難計也欲鴻之心亂也

抱朴子曰金弧玉弦無激矢之長

又曰農夫得彤弓以駢鳥南城得袞衣以負薪猶世人得

仙丹而不貴

淮南子曰射者扞烏號之弓彎綦御之箭

扞張弓彎引也綦美箭所出地

名也衛利也烏號在桑其材堅勁烏時其上及飛至枝必撓下野能復起撓鳥墮之鳥不敢飛號呼其上伐其材以爲弓因曰烏號之弓也下說皇帝鑄鼎鐘於湖得道而仙乘龍上天其臣撓弓射龍欲下皇帝不能也烏于也號呼也於是抱弓而號之弓也以重之羿逢蒙子之巧以要飛鳥名其弓爲烏號之弓也

猶不長與羅者竟多

習言諸侯有窮之君也逢蒙羿弟子皆工射而百發百中故曰巧要取也

逐何則以所持之小也

又曰淇衛箭路

箭路箭竹也出于淇地衛箭羽也

節以銀雖有薄縞然獨

太平御覽

卷三百四十一

十一

猶不能穿也若假之筋角之力弓弩之勢則貫犀甲而輕

於革楯矣

又曰典張弓名也一名彷彿弓

又曰宛轉弓今之弭弓是也

呂氏春秋曰齊宣王好射說人之謂己能用強弓也其嘗

所用弓不過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試引之中間而止

至而止皆曰此不下九石非王孰能用是宣王所用不過三

石而終身自以爲用九石豈不悲哉非直土其孰能不阿

主故亂國之主患乎用三石爲九石

又曰萬人操弓共射一招招無不中

招謂的也

杜夷求曰弓折由射者之數斂缺因用之者多

新序曰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開弓射之滅矢飲羽下視  
知石也却復射之矢摧無迹

謹子法訓曰善耕者足以謹地待時而動善射者調弓定  
準見可而發君子善養其人足用

韓陽天子要集曰弧者矢弓備盜賊

楚辭曰帶長劍兮挾秦弓

言身死帶劍弓  
亦不舍武也

劉邵趙郡賦曰其器用則六弓四弩弩綠沈黃間堂溪魚  
腸丁令角端

陳琳武軍賦曰弓則烏號越棘繁弱魚端象弭繡質哲附  
文身

唐太宗詠弓詩曰上弦明月半激箭流星遠落鴈帶書鵞

太平御覽

卷三百四十七

十三

啼猿映枝轉

後梁宣帝詠弓詩曰虞人招不進繁氏久彌弓已悲軒主  
跡復挹楚王風

楊師道奉和詠弓詩曰霜重鱗膠勁風高月影圓烏飛隨  
帝輦鴈落逐鳴弦

齊王融謝武陵王賜弓啟曰殿下擒藻蕙樓暢藝蘭苑敷  
積玉於風筵疊連珠於月的兎園掩秀艸水慙奇融揖讓  
未工濫陪升飲之賞操弧反正謬奉招賢之賜文韜鏤景  
逸幹稍雲玩溢百齡佩流千載

晉稽合木弓銘曰烏號之撲豐條足理弦弧走括截飛駭  
止射隼高墻出必有擬既用禦武亦以招士

李龍良弓銘曰弓矢之作爰自曩時鄉射載禮招命在詩  
妙稱顏高巧發由基不爭之美亦以辨儀

太平御覽

卷三百四十七

古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四十七終

弩

釋名曰弩怒也有勢怒也其柄曰臂似人臂也鈎弦者曰牙似齒牙也牙外曰郭為牙之規郭也下曰縣刀其形然也合名之曰機言如機之巧也亦言如門戶樞機開闔有節也

說文曰洛陽名弩曰殲鼓弩也殲滿弓也

殲音霍

古史考曰黃帝作弩

廣雅曰鉅黍弓谿于弩

太公兵法曰弩之神名遠望

太平御覽 卷三百四十八

南書曰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

尚書帝命驗曰王弩發驚天下

秦有枉矢西流枉矢即弩星也主天下兵見之而驚

西流秦 賤類出趙高下

賤類謂秦始皇也呂不韋之妻姬身而秦襄王納之生始皇高謂丞

相趙高始皇出趙高下言天生之也賤或為賊

史記曰龐涓追孫臏臏量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險可伏兵乃使人析樹白大書曰龐涓死此樹下於是合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萬弩俱發龐涓夜至析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監子之名

又曰高祖阬於冒頓平城天下歌曰平城之下亦誠苦土

日不食不能殼弩 殼張也音逆

又曰始皇葬驪山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近輒射之

又曰蘇秦說韓王曰谿子距黍射六百步之外 許慎曰南方谿子之

善射

又曰蘇代遺穰侯書曰以天下攻齊如以千鈞之弩决潰

癰也

又曰漢王臨廣武數項羽十罪項羽大怒令伏弩射中漢

王傷肩乃捫足曰虜中吾指

漢書曰李廣傳曰廣為匈奴所擊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

將 服虔曰大黃肩弩也

又曰申屠嘉梁人也以材官蹶張 如淳曰材官皆多能脚蹶強弩張之曰蹶張

太平御覽 卷三百四十八

律有蹶張生 從高帝擊項籍

又曰李陵至浚濬與單于相值騎二萬圍陵陵軍居兩山

間以大車為營陵引士出營外為陣前行持戟盾後行持

弓弩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戟攻之射弩俱發應弦

而倒

又曰司馬相如為中都建節叩笮至蜀太守下郊近縣令

負弩矢先駢蜀人榮之

又曰霍去病為驃騎將軍過河東河東太守郊迎負弩先

驅

續漢書曰虞詡為武都太守虞來攻城詡出戰使強弩射

之三發而三中虜衆亂 謝承後漢云

東觀漢記曰耿恭在疏勒城救兵不至恭食盡窮困士乃煮鎧弩食其筋革恭與士推誠同死生故無貳心

後漢書曰宋則子年十歲與蒼頭共弩射蒼頭弦斷矢激

誤中之卽死奴叩頭就誅則察而怒之穎川荀爽深以為

美時人亦服焉

又曰永平中黃巾賊起郡縣皆棄城走陳愍王寵有強弩

數千張出軍都亭盟軍營於國之都亭也國人素聞王善射不敢反

叛故陳獨得完百姓歸之者衆十餘萬人

又曰陳愍王寵善射弩十發十中中皆同處

華嶠後漢書曰陳愍王寵善射弩其秘法以天覆地載黍

連爲奇又有三微三小三微爲經三小爲緯經緯相將萬

太平御覽 卷三百四十八 三

勝之法然要在機牙其射至十發十中

魏氏春秋曰諸葛亮損益連弩謂之元戎以鐵爲矢矢長

八寸一弩十矢俱發

吳志曰甘寧字興霸巴郡臨江人也吳書曰寧本南陽人也招合輕

薄年少爲之渠帥羣呼相隨挾持弓弩負毳帶鈴民聞聲

卽知是寧也

吳錄曰松梁山山石開處容數十丈高竹弩不及其上在

澧州

晉書曰稽紹傳云齊王冏被誅初兵交紹奔散赴官有持弩在東閣下者將射之遇有殿中將兵蕭隆見紹姿容長

者疑非凡人趣前拔箭於此得免

又曰劉聰將趙染寃殺其長史魯徽染冠北地夢魯徽大怒引弓射之染驚悟旦攻將射城中弩而死

又曰孟幹爲吳人所獲將徙之臨海幹等志北歸慮東能轉遠以吳人愛蜀側竹弩言能作之皓畱付作部 幹挑

至京都

又曰崔鴻薦郗詵自代詵後劾奏鴻曰我舉郗詵而反奏我是以挽弩自射

晉陽秋曰初高祖勒兵闕下經曹爽門爽帳下督嚴世引弩將射高祖孫謙止之曰未可知三注三止高祖車乃過

世說又載

又曰馬隆討涼州虜隆募限腰引弩四十六鈞弓限四鈞

太平御覽

卷三百四十八

四

已上隆垂櫛

音標

懸弓弩櫛側悶試自旦至中得三千五百

人

唐書曰李希烈既陷汴州乘勝東侵連陷陳畱雁丘頓軍寧陵期下宋州會食浙西節廣韓混命王栖曜將弩數千夜入陵希烈不知之晨朝弩矢及希烈坐帳希烈驚曰此江淮弩士令入矣遂不敢東希烈夜敗

晉諸公讚曰都官從事程偉案狀羊琇

音酉

所犯狼籍琇卽

遣家人持銅弩牙首入重法時人皆謂琇有權智世祖詔

逸琇官

英雄記曰王匡字公節太山人以任俠聞辟大將軍何進

府使匡於徐州強弩五百西請京師會進敗匡還鄉

又曰袁紹擊公孫瓚先令麴義領精兵八百強弩千張以爲前登

又曰袁尙使審配守鄴城曹操進軍攻鄴生獲配謂曰吾近聞圍弩何多也配曰猶恨其少

曰南傳曰南越王尉佗攻安陽安陽王有神人畢通爲安陽王治神弩一張一發萬人死三發殺三萬人他退遣太子治降安陽不知通神人遇無道理通去始有姿容端美安陽王女眉珠悅其貌之通之始與珠入庫盜鋸截神弩亡歸報佗佗出其非意安陽王弩折兵挫浮海奔竄

華陽國志曰秦襄王時有一白虎常從羣遊巴蜀傷害千餘人昭王乃重募有能殺虎者賞邑萬家閬中夷廖中能

太平御覽

卷三百四十八

五

作白的之弩乃登樓射殺白虎昭王嘉之以其夷不欲封刻石盟要曰秦犯夷輸黃龍一雙夷犯秦輸清酒一鐘夷人安之

又曰鄧艾征涪陵見玄猿抱子在樹上引弩射之中猿母其子爲拔箭以木葉塞瘡艾乃嘆息曰嘻吾違物之性其將死矣投弩水中後艾果死

會稽典錄曰鐘離牧謂朱育曰大皇帝以中國多騎欲以當之然吳神鋒弩射三里貫洞三四馬騎敢近之乎

南越志曰龍川有營澗嘗有銅弩牙流出水皆以銀黃雌鏤取之者祀而後得曾有取此牙逢風雨舉船淪沒父老云越王弩營處也

雜記曰東吳潮鴻臚鄉張儼議郎張純鎮南將軍朱異三人共請驃騎將軍朱據據曰三賢屈顧老鄙相聞含甘須之明懷終賈之才相饑渴人矣各爲賦一物然後乃坐乃各賦所見異賦弩曰南岳之幹鐘山之銅應機命中射準高墉

吳越春秋曰陳音對越王曰弩生於弓弓生於彈彈生於古之孝子臣聞楚琴氏以弓矢之勢不足以威天下遂乃橫弓著臂施機設郭加之以力郭爲方城守臣子也敖爲人君命所起也關爲守禦檢去止錡音奇又音矰爲侍從聽人

主也辭爲道路通所使也弓爲將軍主重負也弦爲軍師禦戰士也矢爲飛客主教使也金爲穿敵往不止也衛爲

太平御覽

卷三百四十八

六

副使正道里也驃爲都尉執左右也鳥不得飛獸不得走弩之所向無不恐者王曰善子之說弩也願復聞正射之道陳音對曰臣聞射之道左足縱右足橫左手若附枝右手如抱兒右手發左手不知此正射持弩之道也

戰國策曰蘇秦爲楚合從說韓王曰天下之良弓勁弩皆自韓出射六百步之外

文子曰狡兔得而獵犬烹高鳥盡而良弓藏

尉繚子曰兵如總木弩如羊角

慎子曰弩弱而矰高者乘於風也身不肯而行合者得助於衆也

淮南子曰烏號之弓谿子之弩

南方谿子蠻夷  
松弩皆美材也

不能無弦

而射越艇梁容蜀艇共大小艇船不能無水而浮

又曰鉛不可以為刀銅不可以為弩鐵不可以為弓木不可以為釜

又曰萬畢術云牛翁十四可以強弩取牛翁十四枚曲彎白頸者二十以三寸

新布裝之活塗布著之無令人見用之弩令溫引之校半刀也

阮子曰世多善弩而拙于弓弓無法准故任巧由意弩有法準故易為善

抱樸子曰秋以弓弩在前

太公六韜曰陷堅陣敗強敵以大黃黍連弩大扶月車三十六乘才士強弩矛戟為翼太公兵法曰神后加四仲者以為明堂宮時天一出遊八極之外行窈冥之中日照其

太平御覽 卷三百四十八 七

前月照其後當此之時天一自持玉弩執法丞相刻不道者崔寔政論曰永平建初之際去戰未義官兵勁利有蔡太僕之弩天下擅名

風俗通曰汲令應郴一作余夏至日請主簿杜宣賜酒時

北壁上懸赤弩照於杯中見其形如蛇宣惡之然不敢不飲因得胸腹痛病攻治不差郴後知之過宣家問疾之由以為蛇入腹中郴遠聽事思惟良久顧懸弩曰此是乎乃扶宣來於故處設酒杯中致復有蛇因謂宣曰此壁上弩影耳非有他怪宣意解病即瘳

又曰壯文仲家欲炊而失釜及弓弩自行

十洲記曰續弦膠或名連金泥此膠能屬連弓弩斷弦連

刀劍斷折之金膠連使人挽製他處卽斷此終不復脫

又曰天漢二年帝事北海祠恒山西國王使至獻膠四兩  
吉光毛裘武帝受以付庫不知膠裘二物之妙也以上貢  
不奇稽留其使未遣之帝幸華林苑射虎而弩弦斷使者  
從駕因上膠一分使口濡以續弦帝驚乃使武士數人對  
擊終日不斷膠青色如碧玉吉光毛裘黃色蓋神馬之類  
也裘入水經月不沉入火不焦帝乃重之厚賂使者而遣  
之

趙公王珪

晉

居教射經曰弩古有黃連百竹檐雙弓之號今

有絞車弩中七百步攻城拔壘用之擘張弩中三百步  
步戰者用之馬弩中二百步馬戰用之弩張遲臨敵不過

太平御覽

卷三百四十八

八

三發所以戰陣不便於弩非弩不利於戰而將不明於弩  
也不可雜於短兵當別爲隊攢箭注射則前無立兵對無  
橫陣復以陣中張陣外射番次輪迴張而復出射而復入  
則弩不絕聲敵無簿我夫置弩必處其高爭山奪水守隘  
塞口破曉陷果非弩不尅殺法令曰張弩後左廂丁字立  
當弩八字立高橈手屈衫襟左手承橈右手迎上當心看  
張張有潤狹左睦在膊還復當心安箭高舉射敢遠擡弩  
頭敵近平身放敵在左右迴身放敵在高上黎脚放箭訖  
唱殺却製拗蠟尾覆還著地

太白陰經發弩圖篇曰弩者怒也言其聲勢威嚮如怒故  
以名其弩也穿剛達堅自近及遠守險塞口破驍陷堅非

後漢李充弩銘曰粵曰近古發意所親前聖制弓後世造  
弩機牙發矢執醜破虜克護雖屢猶不可常忘戰者危極  
武者傷

魏陳琳武軍賦曰弩則幽都筋角恒山壓幹通肌暢骨直  
輕弦當鋒摧決貫遐洞堅

陸機七道曰長角三倡武士旗布擦紫間之神機審心中  
而後射

東觀漢記曰朱初理馬援表曰羗及殺吏唯狄道爲國堅  
守然民饑餓噉弩煮履援救倒懸之急存幾亡之域

蔡邕幽州刺史議曰幽州突騎冀州強弩爲天下精兵國  
家瞻核四方有事未嘗不取辦於二州

太平御覽

卷三百四十八

九

暨艷集雜曰角弩既調射者又工多護鶉鳥能無怨傷  
文選曰機不虛倚

又曰虞機發留鵠鵠

又曰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  
射雉賦曰擊牙佢鏃心手望審

又曰黃問機張鏃折毫芒俯貫魴鯁仰落雙鷓魚不及鼠  
鳥不及翔

又曰穀金機馳鳴鏑剪爵臺落勁翮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四十八終

箭上

字林曰箭天竹也

字統曰箭者竹之別形大身小葉曰竹小身大葉曰箭箭

竹主爲矢因謂矢前箭

開元文字曰東南之美者會稽之竹箭焉箭篠也自闕而

東謂之矢自闕而西謂之箭箭者竹名因爲號也三鏃

謂今箭射箭也平題今戲射箭也鏃稜也題頭也

說文曰箭矢也從竹前聲

釋名曰矢指也言其所指向迅疾也又謂之箭箭進也其

本曰足矢形似木木以下爲本以根爲足又謂之鏃鏃敵

也可以禦敵也齊人謂之鏃言其所中皆族滅也關西曰

鈺鈺鏃音校言有鏃刃也其體曰鏃言挺鏃也其傍曰羽如

鳥羽也鳥須羽而飛矢須羽而前也齊人曰衛所以導衛

矢也其末曰括括會也與絃會也括旁曰義形如義也方

言曰箭自關而東謂之矢江淮之間謂之鏃關西曰箭

那

樊

楊雄方言曰凡箭鏃三者謂之羊頭其廣薄而長薄謂之

鉞

爾雅曰東南之美者會稽竹箭焉注云會稽山名今在山陰縣南竹箭篠也

又曰金鏃剪羽謂之鏃骨鏃不剪羽謂之志

郭璞注曰金鐵今之舞飾是也骨鐵今之骨飾是也

孫卿子曰浮游作矢

世本曰夷牟作矢

黃帝二臣

太公兵法曰箭之神名續長

趙氏兵書曰矢一名信往

易曰得金矢利艱貞吉

又曰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書曰垂之竹矢在東房

垂舜共所為也

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

又曰弓矢既同

又曰舍矢如破

太平御覽

卷三百四十九

二

又曰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豸殪此大兕

又曰束矢其搜

搜象意勁急五十矢為束

禮記曰右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

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於其所有事

又月令曰仲冬云是月也伐木取竹箭

注云此時堅成可以伐

又曰后妃執弓挾矢於高禘之前

又曰乘丘之役圍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

遂誅之

周禮曰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其川

三江其侵五湖其利金錫竹箭

又曰司弓矢掌八矢之法八矢一日注二日紮三日殺四

四曰鏃五曰矰六曰第七曰恒八曰陣凡枉矢絜矢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殺矢鏃矢用諸近射田獵矰矢第矢用諸弋射恒矢痺矢用諸散射此八矢者弓弩各有四焉蓋枉殺矰恒弓所用也絜鏃第痺弩所用也

左傳曰魯莊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杜預曰矢名也

又曰狄人伐衛公與石祁子決與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

贊國擇利而為之

又曰祝聘射王中肩王亦能軍善曰于射矣

又曰楚子與莫敖氏戰于畢潏畢潏楚也伯棼射王汰駟及鼓

附着於下寧伯棼越椒也車駟太過也箭過車轅上也下寧鉞也又射汰駟以貫笠

轂師懼退王使巡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伯棼

太平御覽 卷三百四十九 三

竊其三盡於是矣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

又曰呂錡射恭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

中項伏弮以一矢復命

又曰郟克傷流血及履未絕鼓者曰予病矣張侯曰自始

合而矢貫予手及肘予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

忍之

又曰齊師遁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

又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目隲陵戰晉射中王曰也

又曰齊子淵捷從泄聲子射之中楯凡繇胸汰駟七八着

三寸

又曰孟之側後入以為殿抽矢策馬曰馬不進也

穀梁曰偏弓鏃矢不出境偏當為致鏃矢  
皆天子之器也

論語曰子曰直哉史魚那有道如矢那無道如矢

家語曰于路見孔子孔子曰何好對曰好長劍孔子曰以

子所能加之以學豈可及乎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扶自直

斬而時射達於犀革以此言之何學為孔子曰括而羽之

鏃而礪之其入不亦深乎子路再拜

國語曰吳晉會於黃池吳王擐甲陳卒赤旗赤羽之繒望

之如火鏃箭與鏃全而挂

又曰仲尼在陳有準于陳侯之庭而死楷矢貫之石弩矢

長尺有咫陳惠公使人以準如仲尼之館問之仲尼曰準

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剋商通道于九夷

太平御覽 卷三百四十九

四

八蠻註說苑云百蠻使各以其方賂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

氏貢楷矢石弩其長尺有咫先王欲其令德之致遠以示

後人使永鑑焉故銘其括錫書切名也括羽箭之間曰肅慎氏之貢矢

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

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之

矢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使求得之金櫝如言

櫝櫃也惠公使有司求之故府得肅慎矢於金櫝之中如仲尼之所言也

史記曰魏公子無忌進兵擊秦秦軍解去遂救邯鄲趙王

及平原君自迎公子平原君為公子先引

漢書曰李陵擊匈奴一日五十萬矢皆盡虜攻急陵嘆曰

使復得數十矢足以脫矣

又曰匈奴右賢王圍李廣廣爲圓陣外向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

又曰婁煩射項羽弓發矢欲到羽怒目叱矢乃墮地煩亦恐死

又曰李廣夜行見石如虎廣射之其矢沒羽

續漢書曰來歙擊隗囂守畧陽城大戰登城相射乃發屋斷木爲箭

東觀漢記曰耿弇與張步戰矢中耿股以佩刀截之左右無知者

又曰上拜寇恂爲河內太守恂移書屬縣講兵肄伐淇園之竹治矢百餘萬

太平御覽

卷三百四十九

五

又曰匈奴破殺後王安得攻金蒲城耿恭以毒藥傅矢傳語匈奴曰漢家神箭其中創者必有異因發強弩射之虜中矢者視創皆並沸大驚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魏志曰挹婁弓長四尺加弩楛長尺八寸青石爲鏃

又曰陳琳曰矢在弦上不可不發

魏畧曰孫權乘大船出濡須口來觀魏軍曹公使弓弩亂發射之矢著其船船乃偏重箭墮將傾權因迴船復以一面受矢矢均船平乃放船而走

蜀志曰關羽爲流矢所中貫其左臂醫者曰矢鏃有毒當須破臂括骨也

晉書石季龍載記曰石韜起堂于太尉府號曰宣光殿梁

長九丈石宣視而大怒斬匠載梁而去韜怒增之十丈宣聞之恚甚使楊拯牟皮牟成趙生等緣獮梯而入殺韜置其刀箭而去

又毛寶傳曰寶軍縣兵少器仗濫惡大爲祖煥桓撫所破寶中箭貫髀徹鞍使人蹋鞍拔箭血流滿鞞

又桓玄傳曰達枚回恬典祐之迎擊玄矢下如雨玄嬖人丁仙期萬蓋等以身蔽玄並中數十箭而死

崔鴻十六國春秋西秦錄曰白蘭王吐谷渾阿柴臨卒呼子弟謂曰汝等皆奉吾一隻箭將玩之地下俄而命母弟慕延曰取汝一隻箭折之延折之又曰汝取十九隻箭折

之延不能折柴曰汝曹之單者易折衆則難摧勳力一心

太平御覽

卷三百四十九

六

然後社稷可固言終而卒

又後燕錄曰慕容盛行至西樂遇盜陝中盛曰我六尺之軀入水不溺在火不焦汝欲當鋒乎試監爾手中箭百步我若中之宜慎爾命如其不中當束身相授盜行監前盛一發中之盜曰相試耳資而遣之

宋書朱齡石弟超石傳曰阿簿于步騎十萬屯河北岸超石以軟弓小箭射虜

又曰謝靈運山崩賦曰其竹則二箭殊葉四若齊味

注云三箭

一者若箭大葉  
一者竿箭細葉

又曰朱修之傳曰魯秀擊襄陽修之發連弩射秀秀亦發連弩應之修使人緣水拾箭

又曰謝莊傳云時河南獻舞馬詔羣臣爲賦其辭曰迎調  
露於飛鍾赴承雲於驚箭

齊書曰陳顯達傳云顯達桓姥音莫補切宅大戰破賊矢中左

眼拔箭而鏃不出北黃村潘嫗善禁先以釘釘柱嫗禹步  
作氣釘卽時出乃禁顯達目中鏃出之

三國典畧曰梁以護軍將軍陸法和爲郢州刺史封江乘  
縣公法和嘗軍次曰帝謂人曰諸葛孔明可謂明將吾目  
見之此城旁有埋弩箭鏃一斛許因令掘之果如其言

北齊書曰郎基字世業遷海西鎮將梁吳明徹政海西基  
糧伏皆盡乃削木爲箭剪紙爲羽得圍解還朝僕射勞之  
曰卿本文吏遂有武略木箭紙羽皆無故事班墨之思何  
太平御覽 卷三百四十九 七  
以過之

後魏書曰世宗幸鄴還於河內懷界帝親射矢一里五十  
餘步侍中高顯等奏伏見御弧矢臨原弋遠弦動羽馳鏃  
所逮三百餘步臣等伏惟陛下聖武自天神藝夙茂巧會

騁虞之節妙盡矍音居均反圃之儀威稜攸疊音胡耳反兇懾氣

才猛所振勅懃弭心足以肅截九區赫服八字矣盛事奇  
迹必宜表述勒銘射宮承彰聖藝

後周書曰王傑魏恭帝元年從于謹圍江陵時柵內有人  
善用長稍戰戰將登者多爲所斃謹令傑射之應弦而倒  
登者乃得入餘衆繼進遂拔之謹喜曰濟我大事者在此

箭也

又曰賀拔岳既遇害于河曲太祖乃率輕騎馳赴平涼時齊神武遣長史侯景招引岳衆太祖至長安定遇之謂景曰賀拔公雖死宇文泰尙存卿何爲也景失色對曰我猶箭耳隨人所射安能自裁乎景於此卽還

又曰庾信傳云信常有卿闕之思作哀江南賦以致其意云兩觀當戟千門受白虹貫日蒼鷹擊殿非又曰長孫晟傳云晟與汝南公獵見二雕飛而爭肉固以兩箭與晟曰射取之晟彎弓馳往遇雕相躍一發雙貫焉唐書曰太宗討劉黑闥常於肥鄉列陣太宗觀率左右擊之有一突將勇壯絕人直衝太宗及將接太宗以天策上將大箭射之中心洞背應弦而斃遂傳此箭於北蕃突太平御覽

卷三百四十九

八

厥見而驚嘆又常輕騎近出遇三騎皆賊中驍勇有名者舉槍而進左右請避之太宗不從待其將至連發三矢相次皆斃敵人懾氣焉

又曰貞元十四年貢武舉并應百隻箭及三十隻箭等今年權停時諫議大夫田敦因蒙召對奏言兵部武舉等每年常數百千人持挾弓矢出入皇城間恐非所宜上聞而懼然故命停之其實武舉者每歲不過十數人時議惡敦貴非短舊事奏議不實自是訖于貞元更不復置

太公六韜曰陷堅陣強敵大黃參連弩飛鳧電景矢自副

註云飛鳧電景矢名飛鳧尺莖白羽以綱爲首電景青莖尺羽以綱爲首綱一作鉄

太公金匱曰武王伐殷丁侯不朝尙父乃畫丁侯三向射

之丁侯病遣使請臣尙父乃以甲乙日拔其頭箭丙丁日  
拔其目箭戊己日拔其腰箭庚辛日拔其股箭癸亥日拔  
其足箭丁侯病乃愈四夷聞皆懼越常氏獻白雉

太平御覽

卷三百四十九

九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四十九終 吳興沈宸分校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五十

兵部八十一

箭下

箭同

步義

橐韃

射捍

彈

箭下

魏百官名曰三公拜賜鶡尾鶡尾鶡箭十二

三箭畧記曰富平城孝明帝時改爲厭次此城東南五十

太平御覽

卷三百五十

一

里有蒲臺高丈八奏始皇所頓處時在臺下繫蒲擊馬來道數百步到今蒲生猶繫馬蒲似水楊而勁堪爲箭

博物志曰交州山夷名曰俚子弓長數尺箭長尺餘以燠銅爲鏑塗毒藥於鏑鋒中人卽死不時歛藏卽膨脹沸爛須臾燠煎都盡惟骨在耳其俗誓不以此藥法語人治之飲婦人月水及糞汁時有差者唯射猪犬者無他以其食糞故也燠銅者故燒器其長老唯別燠銅聲以物杵之徐聽其聲得燠毒者偏鑿取以爲箭鏑

焦贛易林曰雙鳧俱飛以歸稻池經涉其澤爲矢所射傷我胷臆

劉向新序曰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似伏獸射之飲羽

異苑曰烏傷黃蔡義熙初於查溪岸將射見水路有物眼光照徹其間相去三尺許形如大斗引弩射之應弦而中便聞從流奔驚波浪砰磕不知所向經年與伴共至一處名爲竹落崗二十許里有骨可長三丈餘見昔射箭貫在其中因語伴云此是我往年所射物乃死於斯拔矢而歸其夕夢見一長人責誚之曰我在洲渚之間無關人事而橫見殺害怨苦莫仲連時覓汝今始相得眠寤乃患腹疾而殞

又曰永陽李僧行經大溪見二蛟在水引弓射之中一卽死僧歸因復出市有女子素服銜涕提所射箭僧怪而問焉女答曰何用問爲若是君許便以相還授矢而滅僧惡

太平御覽

卷三百五十

一

而驟未達家暴死於路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巫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巫人惟恐傷人

列子曰逢蒙之弟子曰鴻超怒其妻而怖之引烏號之下綦衛之箭射其目矢未注眸子睡不建射墜地而塵不揚又曰飛衛學射於甘蠅諸法並善唯嚙法不教衛容將矢以射蠅蠅嚙得鏃矢射衛衛遶樹而走矢亦遶樹而射

魯連子曰燕伐齊取七十餘城唯莒與卽墨不下齊田單以卽墨破燕軍殺燕將軍駟斂復齊城唯聊城不下燕將句城數月魯仲連乃爲書著之於矢以射城中遺燕將軍

泣三日乃自殺

尉繚子曰夫殺人百步之外者誰也曰矢也

韓子曰矢來無向則為鐵室以備之

又曰智伯將伐趙趙襄子召張孟談問之曰奈無箭何孟

談曰董安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荻蒿枯楚喬之其

高至于丈君發而用之有餘箭矣於是發而試之堅則齒

幹之勁不能過也君曰吾箭已足矣柰無金孟何談曰董

之治晉陽宮公舍之堂皆以鍊銅為柱質君發而用之

有餘金矣

戰國策曰公官之垣皆以荻蒿其室則直路之勁不能其餘何也許路

又曰水激則悍矢激則遠

又曰楚王有白猿王自射之則搏矢而熙

熙戲也

使養由基

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猿擁樹號矣

由基楚共王之臣養叔也調調張也

太平術覽

卷三百五十

三

橋直也體抱也

諸葛子曰若能力兼三人身與馬如膠漆手與箭如飛蠱

誠空籠異

亢倉子曰勾粵之幹鏃以精金鷲隼為之羽以之楛箠則

其與稿考樸也無擇

勾粵東粵幹也雉幹也鷲隼鳴之須摺箠打擊也爾雅曰東南之美有香

稍之竹箭焉夫勾越之幹以精金為以準鏃翎羽之打擊則同於稿科無擇猶無異也

及夫盪寇爭

虔覲武決勝加之疆弩之上則三百步之外不立敵矣

楚辭曰舉長矢稍射天狼

陳琳武軍賦曰矢則申息肅眷箇箬空流樵銅毒箬鏃鳴

鏃

子虛賦曰曳明目之珠旗建干將之雄戟於烏號之雕弓

久夏服之勁箭

射雉賦曰昔賈氏之如臯始解顏於一箭醜夫爲之改貌

憾妻爲之釋怨

吳都賦曰其竹則篔音于簹音于君切音于簹音于即切音于篠音于吟音于簳音于桂箭射篔由

梧有篔簹音于勞音于有叢

後漢李尤張矢銘曰弦木爲張剡木爲矢大協并八極同

紀

晉江統張矢銘曰幽都筋角會稽竹矢率土名珍東南之

美易以獲隼詩以殪兕伐叛柔服用畏不蹇

梁昭明太子弓矢贊曰弓筋角矢製良工亦以觀德非止

臨戎楊葉命中猿墮張空

太平御覽

卷二百五十

四

箭同

釋名曰箭箕受矢之器以皮曰籛柔服用之也織竹曰箠相迫箠之名也

說文曰蘭所以盛弩矢人所以負也

詩義問曰總所以覆矢也謂箭筒蓋也

周禮夏官下司弓矢曰仲秋獻矢服服盛矢器也獸皮爲之也

左傳曰公徒執水而踞杜預注曰水箭筒蓋也

又曰晉楚戰熊負羈囚智罾智莊子以其族反之貫通

夫也智罾智尉武子御武子下軍之士多從之智莊子上

也每射抽矢敢納諸厨子之房抽櫪也取好箭也房箭舍也武子怒曰

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蒲楊邵可董澤之蒲可勝既平

集異記曰丹陽張承先家有一鬼爲張偷得一箭筒云慎勿至新亭射此三井陶家物張以借他鬼罵欲燒屋張馳取還乃止

雜詩曰象張雕服

竹譜曰射筒竹簿牋而長中著箭因以爲名

步義

義音釵  
與前同

釋名曰步義人听帶以箭義其中馬上曰韃韃建也弓矢並建立其中也

通俗文曰箭箛謂之步義

通書曰石虎等破劉曜於邗獲馬二百疋赤剡金銀步義

弓韃三十具

太平御覽

卷三百五十

五

橐韃

左傳曰晉楚治兵遇于中原左執鞭弭右屬橐韃以與君

周旋

橐愛  
箭之

後漢書曰董卓膂力過人雙帶兩韃左右馳射

方言曰所  
以藏箭謂

之服藏弓謂之韃左  
氏傳云右屬橐韃

魏百官名曰三百拜賜魚皮步義一獾皮韃一琢菽金校

步義一金校豹皮韃一

射捍

音汗

說文曰鞞射臂捍也

三禮弓矢圖曰撻者臂捍以朱韋爲之謂之撻者所以遂

也

括地圖曰羿年五歲父子與入山其母處之大樹下待蟬  
鳴還欲取之羣蟬俱鳴遂捐去羿爲山間所養羿年二十  
能習弓矢仰天歎曰我將射遠方矢至吾門止因棹卽射  
矢摩地截草經至羿門隨矢去

管子曰桓公弋管仲隰朋朝公望二子弛弓脫捍而迎之  
魯連子曰弦錐相第而增矢得高焉專諸刺王僚闔廬乃  
成名焉

彈

廣雅釋器曰摐謂之彈

字林曰彈行丸者又楛也楛使戰動棹彈也

桂苑曰彈行丸弓又作弓

太平御覽

卷三百五十

六

開元文字曰引彈之謂行丸者也又彈楛也

說文曰彈行丸也

吳越春秋曰陳音對越王云弩生於弓弓生於彈彈生於  
古之孝子古者人民質樸死則裹以白茅投之中野孝子  
不忍父母爲禽獸所食則作彈以守之故古人歌之曰斷  
竹屬飛土逐肉遂令死者不犯鳥狐之殘也彈

周禮曰凡句兵欲無彈刺兵欲無蝟

左傳曰晉靈公不君從臺上彈人觀其避丸也

穀梁曰靈公朝大夫而暴彈之觀其避丸也

漢書曰長安中姦猾浸多閭里羣輩殺吏受財報讐相與  
探丸爲彈得赤丸者破武吏黑者斫文吏白者主治喪城

中薄暮塵起剽劫行者死傷橫道

張璠漢記曰班超使于賓願將三十六人以爲蒿矢彈丸之用

魏書曰齊王芳爲帝常喜以彈彈人  
魏書傳曰曹爽兄弟歸家敕洛陽縣發民八百人使尉部圍爽弟四角作高樓令人在上望視爽計窮愁悶持彈到後園中樓上人便唱言故大將軍東行南行爽還聽事上矣

晉安帝紀曰瑯邪內史孫無終貪橫忍虐妓妾有忤意者輒彈其面

蕭子顯齊書曰桓榮祖字華先下邳人桓祖善彈彈烏毛太平御覽

卷二百五十

七

盡而鳥不死海榮祖登城西樓彈之無不折翅而下

崔鴻西秦錄曰辛進字國都隴西人建弘初爲散騎常侍從乞伏熾盤遊于後園霄觀彈鳥丸傷暮末母怒故誅之隋書曰長孫晟善彈有鳶羣飛上曰公爲我取之晟卜發俱中並應而落賜賚極多

韓詩外傳曰楚莊王將興師伐晉告士大夫曰有敢諫者罪至死無赦孫叔敖進諫曰臣園中有榆其上有蟬蟬方奪翼悲鳴欲飲清露不知螳螂在後曲其頸欲攫而食之

也螳螂方欲食蟬而不知黃雀在後舉其頸欲啄

音卓

食之

也黃雀方欲食螳螂不知童子挾蟬丸在榆下仰而欲彈之童子方欲彈黃雀不知前有深坑後有窟也此皆貪前

利不顧後害者也非獨昆虫衆庶若此人主亦然楚國不始而晉國以寧孫叔敖之力也

西京雜記曰韓嫣於騫武帝佞倖人也作金丸人皆逐之長安爲之語曰若飢寒逐金丸

異苑曰青溪小姑廟云是蔣侯第三妹廟中有大穀樹扶疎蔭瀆鳥常產育其上太原中陳郡謝慶執彈乘馬激殺數頭至夜夢一女子衣裳楚楚怒云此鳥是我養何故見侵經年而謝慶卒名渙靈運父也

幽明錄曰元加初散騎劉雋家在丹陽郡後常閑居而天大驟雨見門前有三小兒皆可六七歲相牽狡獪而並不沾濡雋疑非人俄見共爭一瓠壺雋引彈彈之正中壺霍然不見雋出人問前得一壺而泣曰此是小兒物不知何由在此雋具說之

東方朔記曰東方朔對驃騎難曰以珠彈不知墜丸各有所用也

莊子曰莊周遊乎雕陵之樊觀一異鵲自南方來何鳥哉執彈而畱之觀一彈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周怵然曰物固相累二貌相招也指彈而射之虞人逐而誑之

以同爲盜粟

又曰化子之左臂以爲鷄子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右臂

以爲彈余因以求鸚鵡

又曰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以所用者重所耍者輕  
太玄經曰明珠彈於飛肉其得不復

潛夫論曰丁夫不傳犁鋤懷挾彈或取好土作彈賣之其  
彈外不可禦監內不足禁麤鼠忘彈鳥雀百發不得反一  
中無用而有害也

世說曰前輩人忌曰唯樂王世將以忌曰送客至新亭別  
主人聲王便起持彈往衛洗馬墓下彈鳥  
夢書曰夢持彈者得朋友

趙一窮鳥賦曰有一窮鳥戢翼于野單網加上機穿在下  
前見蒼隼復見軀者繳彈欲鳴不可舉頭畏搖足恐墮內  
獨怖急乍水乍火

太平御覽

卷三百五十

九

夏侯孝若繳彈賦曰張弱弓理繁繳望大羣以送丸審遣  
放而必獲

古樂府歌曰鳥生八九子秦氏桂樹間秦氏家有遊蕩子  
立用睢陽彈強丸

魏明帝猛虎行曰雙桐生空井枝葉自相加通泉浸其根  
玄雲潤其柯上有雙棲鳥交頸鳴相和何意行路者乘苑  
彈是窠

桓立南林彈詩曰散帶躡駟揮彈出長林歸翻赴舊栖木  
末轉翎禽落羽尋絕響屢中輒應心

後漢李尤彈銘曰昔之造彈起意弦木以彈爲矢合竹爲  
樸漆篩膠治弗用筋鐵丸彈之利以弋鳧鷺晉靈矯梓羣

臣是彈樂其如躍越如避丸

吳興陳杰分校

太平御覽

卷三百五十一

十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五十終

吳興陳杰分校

戈

易曰

易曰離爲戈兵

又曰投戈散地則六親不能相保

書曰武王至商郊王左仗黃越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

土之人稱爾戈比爾于立爾矛予其誓

又曰武王伐紂戰於牧野前徒倒戈血流漂杵

又曰成王崩夫保命仲桓南宮毛

孔安國曰二臣桓毛各

俾爰齊侯

呂伋以三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

又曰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兌和古之巧人

又曰

御覽卷三百五十一

又曰

又曰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祀一人冕執戣立于東

垂一人冕執瞿立卒西垂

戣瞿皆戟屬

又曰惟干戈省厥躬

又曰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與公曰備乃弓矢鍛乃戈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於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

又曰彼侯人兮荷戈與役

毛萇曰侯人道路送迎賓客者也荷揭也役父也丁外切

又曰載戢干戈載橐弓矢

禮記曰進戈者前其鐻

禮記曰進戈者前其鐻

徂問切

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鐻

音隊

後其鐻

鄭玄曰後刃也二兵教鐻雖在下階爲前說

後其鐻

音隊

後其鐻

鄭玄曰後刃也二兵教鐻雖在下階爲前說

又曰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干音也戈以也  
戰也干戈萬舞

又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

又曰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子曰夫樂者  
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而蹈勵太公之  
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武王克商濟河而西倒載干

戈苞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為諸侯名之曰建橐

又曰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祝先升君即位于作小臣二  
人執戈立於前二人立于後

周禮曰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八人右八人車  
上則持輪喪紀則衰葛執戈盾軍旅則介而趨

大平御覽 卷三百五十一 二

又曰節服氏掌祭祀朝覲袞冕六人維王之太常郊祀袞  
冕二人執戈送逆尺從車鄭立曰袞冕者亦從尸服也從尸車送近之往來也

又曰方相氏掌蒙熊皮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儺以索室  
歐瘞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方良方良罔良也

又曰司戈楯掌戈楯之物而頒之祭祀受故士戈故士王族故士也與旅賁常事則衛王者也軍旅會同授二車戈楯建乘車戈授楯旅

賁及虎士弋楯乘車王所乘車也族則車路會同則金路

又曰車謂之六等之數鄭立曰六等之數法易之三才六畫也車軫四尺謂

之二等人長八尺崇于戈四尺謂之三等爰長尋有四尺  
崇於八四尺謂之四等車戟常崇於爰四尺謂之五等首

矛常有四尺崇于戟四尺謂之六等

又曰金有六齊四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戈戟之齊

鳥或謂之也 己倨則不入巳勾則不決長內則折前短內則

不疾 鄭立曰戈勾兵也主於胡已倨謂胡微直而和多以

謂撓也內長則投短七則曲於著折而於著折則引之於胡並勾內短則援援長長則倨於著折倨於著折則引之於不疾

又曰盧人爲盧器戈祕六尺六寸爰長尋有車四尺戟常

首矛常有四尺矛衷三尋 鄭立曰祕柄也八尺曰尋子倍尋曰常首衷長短名也

左傳曰晉公子重耳及齊齊桓公妻之公子安之姜曰行

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醉而遣之醒以戈

逐子犯

太平御覽 卷三百五十一

三

又曰秦伐晉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

囚呼萊駒失戈狼暉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爲

右

又曰魯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春其喉以戈殺

之理其首於子駒之北門 狄長三丈

又曰晉敗於案齊傾公既免求逢田父三入三出入于狄

卒皆捕戈楯胃之以入于衛師免之遂自徐關入

又曰晉楚戰於鄢陵范丐趨逃 丐士變子 曰塞井夷竈陳於軍

中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

也童子何知焉

又曰晉胥童夷羊五師甲八百將攻邾氏長魚矯請無用

衆公使清沸魑助之

沸魑嬖人也

抽戈結衽

衽裳也

而僞訟者三

邠將謀於謝

謝講式堂也

矯以戈駒殺伯若成叔于其位

駒伯

言成叔如聿也

温季曰逃威也遂趨

邠至丈意欲稟曰君命而死今矯等不以君命而來故

欲逃也

矯及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

又曰晉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

厲公獻公子所殺

以戈

擊之首墜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楊之巫舉他日

見諸道與之言同

巫亦夢見獻子與厲公訟

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

子東方則可以逞

又曰晉侯伐齊范鞅門於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於門

中殺犬示開暇也

又曰齊慶封好田而嗜酒與慶舍政

舍慶封子

盧蒲癸臣子之

太平御覽

卷三百五十一

四

子之舍也

與王何二人皆嬖使執寢戈而先後之

戈親近六代也

嘗於太公之廟慶舍泄事

臨祭事也

麻嬰爲尸

爲祭尸也

盧蒲癸王

何執寢艾慶氏以其甲環公宮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

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桶動於薨以俎壺投殺人而

後死

言其力多

又曰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

楚子南也

公子黑又使強

委禽焉

禽鳥也納納內雁也

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

觀之適子南氏子哲怒旣而橐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

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遂之及衝擊之以戈

衝交道也

子哲傷而

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故傷

又曰晉平公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加晉聘且問疾叔向問

寡君之疾病十八日實沉臺駘爲祟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沉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藏遷閼伯於商丘主辰遷實沉于大夏主參

又曰衛公孟縶狎齊豹

公夏靈公之兄也齊豹齊惡之子爲衛司寇也

奪之司寇

與鄆公惡孟北宮喜禘師圍欲去之公子朝通於襄夫人宣姜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禘師圍公子朝作亂公孟有事蓋獲之門外

有事祭也蓋獲衛郭門也

徐氏惟於門外而伏

甲焉使祝龜寘戈于車薪以當門華濟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閼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中公孟肩殺之

又曰吳入郢楚昭王涉睢濟江入於夢中王寢盜攻之以太平御覽

卷三百五十一

五

戈王王孫於田以背受之中肩

又曰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於檇李靈姑浮以戈擊闔閭傷將指

又曰齊人輪晉范氏粟鄭之姚子般送之范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郵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爲右登鐵上鄭人擊趙簡子中肩斃於車中太子枚之以伐鄭師北大一後伐之鄭師大敗

又曰齊簡公卽位與婦人飲酒于檀臺成子遷請寢

從公使居

正 寢 公執戈將擊之

疑其欲作亂也

太史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

又曰晉荀瑶帥師伐鄭

荀瑶智伯也

鄭駟弘請救子齊

宏驪救子陳

成子救鄭及濮雨不涉成子衣製杖戈

製雨衣也

立于段上馬

不出者助之鞭之智不聞之乃還畏其得曰我卜伐鄭不

卜敵齊

又曰衛良夫與太子蒯賁入舍於孔氏之外圃昏入適伯

姬氏既入孔伯姬伏戈而先太子與五人分輿假從之分拔

厚迫叔埋于厠強盟之孔氏專政故却

漢書曰宣帝時美陽鼎獻之張敞好古文字案鼎銘勒而

上議曰今鼎出於郊東中有刻書曰王命尸臣尸康曰臣孟主也

此拘邑也賜爾鸞旂蔽珣戈尸臣拜手稽首竊以傳記書

之鼎殆周之所以袋賜大臣也

又曰武帝元鼎五年南越相呂嘉反遣歸義侯嚴爲戈般

將軍張晏曰嚴故越人降義歸義侯越人于水中負書下士人缸又有蛟龍之害故置戈于下因以爲名也

太平御覽 卷三百五十一

離水

晉書曰賈充傳云高貴鄉公之攻相府也充率衆拒戰於

南關將軍敗騎督成倅弟太子舍人濟問充曰今日之事

當如何充謂曰公養汝等正擬今日何疑濟於是抽戈犯

踣

崔鴻前趙錄曰李景年字延祐前部人長平之戰劉聰馬

中矢幾爲晉軍所獲景年以受聰揮戈前戰以功封梁鄒

侯

戰國策曰中山君饗都大夫羊羹不徧司馬子期怒而走

于楚說楚王鉞中山山山君亡走有二人挈戈而隨中山

君顧謂二人子奚爲者也二人對曰臣有父當餓將死君

下壺食食舖臣之父故來死君也中山君慨然仰天歎曰  
吾以一杯羊羹亡國以一壺食得士二人

國語曰秦師侵晉惠公令韓簡挑戰曰昔君之惠寡人未  
敢忘寡人之衆能合之不能離也君若不還寡人將無所  
避穆公衡雕戈出見使者

莊子曰孔子窮于陳蔡七日不食弦歌鼓琴子路佗然執  
戈而舞

韓子曰勾踐入官于吳執戈爲吳王洗馬故能殺差夫子  
姑蘇

呂氏春秋曰趙簡子攻衛附郭自將遠立郭遠立矢石不及也又居  
於年蔽犀櫓之下投抱而嘆投棄也曰嗚呼士之邀音速盡弊

太平御覽 卷三百五十一 七

一若此乎速猶化也一猶皆也言士之變化弊惡皆如此乎行人燭過免胄橫戈

而進曰亦有君不能耳士又何弊之之有簡子乃去犀櫓  
犀櫓而立於矢石之所及矢箭也石弩也一鼓而士乘之畢蓋也乘凌也

簡子曰與我得革車千乘也不如聞行人燭過之一言  
淮南子曰陽虎爲亂於魯魯君令人閉城門而捕之得者

有賞失者夷族圍三匝矣陽虎將舉劍而自刎頸門者止  
之曰我將出子陽虎左持劍右提戈赴圍而走門者出之

陽虎旣出顧出之者以戈推之攘袂薄腋魯君聞陽虎失  
怒所出之門以爲傷者戰鬪者也不復者爲縱之傷者受

厚不傷者受重罪也所謂害之而反利之者也

又曰魯陽公與韓搆難戰酣日暮投戈而搗日反三舍

魯陽楚人也之孫司馬期之子所謂魯王文子也楚傳號稱王其守縣大夫皆稱公曰魯陽公今南陽是也

五經要義曰國君及元率戎車將在中央當鼓御者左在  
勇力之士執戈在後

陸景典語曰戈刀雖備於執事而無所揚其鋒

桓寬鹽鐵論曰匈奴處沙漠之中生不食之地如中國之  
麋鹿耳好事之臣求其義貴之禮使中國干戈至今未息  
張隱文士傳擊虞荅策曰古之良臣受彤彤之錫銘  
之彝器貺之後昆曠世歷代以爲寶榮豈無其物貴殊品  
也

抱朴子曰虎狼見逼不揮戈奮劍而彈琴詠語者吾未見  
其身之可保也

太平御覽

卷三百五十一

八

又曰荆鄉朱亥不示小勇於怯弱之閒孟賁馮婦不奮戈  
山海經曰於崑崙墟有人曰太行伯把戈

子寶搜神記曰有雀文子者學仙於子高子高化爲白蜺  
而持藥文子文子驚怪引戈擊蜺中之因墮其藥俯而視  
之王子喬之尸也置之室中覆以弊筐須臾而化爲大鳥  
開而視之翻之飛而去

梅陶在盆口與三公書蘇峻勇而無諒兵家所常弊也長  
廣人釋鋤犁執干戈何知戰法

文選曰戈鋌彗雲

又曰戈矛若林

離騷曰揮吳天戈號被犀甲車錯般號短兵接

繁欽述征賦曰時三日之暮春通干戈之急難

王粲從軍詩曰樓船凌洪波尋戈刺羣虜

高貴卿公詩曰干戈隨風靡武騎應鳩行

魏明帝堂上行曰武夫懷勇毅勒馬於中原干戈森若林  
長劍奮無前

立晏春秋曰七年春王正月乙酉矛長七尺四寸矣未通  
史書與從姑子梁柳等擊壞于路或編荆爲循執荻爲戈  
分陳相刺習兵共以爲樂

荀道雍猛虎行曰詰朝彈竹寇荷戈翦荒要應貞筆覽曰  
萬夫決捨武騎齊足乘夷長森分行別屬弓不虛孿戈不  
苟撲

太平御覽

卷三百五十一

九

毅傳西征頌曰愍昆夷之匪協咸矯於戎事干戈動而復  
戢天將祚而隆化

崔駰北征頌曰人事協兮皇恩得金精揚兮水靈伏順矢  
機兮把刑德戈所指兮罔不剋

張協七命曰舉戈林竦揮鋒電滅仰頌云巢俯彈地宄

孔欣七誨曰攜同好命爪牙攝烏虎杖雄戈緣山結綱泰  
云張羅

殷融議曰自須多難國度屢空厄夫有重疊之勞武王有  
執戈之勲

戟上

釋名曰戟格也旁有枝格也戈勾予戟也戈過也所刺擣則決過所勾引則制之不得過也車戟曰常長丈六尺車上所持也八尺曰尋倍尋曰常故稱常也手戟手所持摘之戟也

說文曰戈平頭戟也從戈一橫之象形也戟有技兵也戟讀若棘鑠鋤大戟也

方言曰戟楚謂之子郭曰取名於鉤鈇也凡戟而無刃秦晉之間謂之鈇或謂之鑽音寅吳揚之間謂之戈東齊秦晉之間謂其

太平御覽

卷三百五十二

一

大者曰鋤

木子切

胡其曲者謂之鉤鈇鋤胡

卽今雜鳴句子鈇也

又曰三刃枝南楚宛郢謂之偃戟其柄自關而西謂之秘或謂之爻殊音

廣雅曰偃謂之雄戟

太公兵法曰戟之神名大將

趙氏兵書曰戟參星主之

周禮曰舍爲壇墮

音遣

官棘門

鄭司農云棘門以戟爲門也

左傳曰鄭伯將伐許投兵於太宮公孫闕與穎考叔爭車考叔挾軻以走軻車也子都拔棘以逐之棘戟也及大逵不及

子都怒

又曰莊公四年楚武王荆尸授師子焉以伐隨尸陳也子者戟也然

則楚始於此  
參田戰爲陳

又曰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禦之戰于大棘  
宋師敗績因華元狂狡轅鄭人鄭人入於井狂狡宋大倒夫轅近也  
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爲擒也

又曰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提彌明知之遂扶以下  
公喉夫癸焉靈輒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曰翳桑  
之餓人也

又曰諸侯伐偃陽狄虓彌建大軍之輪蒙之以甲爲據左  
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

又曰欒氏乘公門范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  
帥卒用劍短兵接欲致死也欒氏退攝車從之遇欒樂樂盈之弟曰樂勉之射之

太平御覽 卷三百五十二 二

不中又注善屬天於宏則乘槐木而覆或以戟鈎之斷肘而死

周書曰年飢上用輿曲輶不漆矛戟縷纏羽旄不擇鳥

史記曰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

決毛遂按劍而前曰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楚霸王  
之資也

又曰蘇秦說韓王曰韓之劍戟皆出於冥山棠谿

漢書曰項羽合壯士戰漢有善騎射曰樓煩應劭曰樓煩今樓煩縣是也

楚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羽大怒自被甲持戟挑戰樓

煩欲射羽瞋目叱之樓煩目不能視手不能發走還入壁

不復敢出

又曰田肯賀上曰秦形勝之國也帶河阻山懸隔千里持

戟百萬懸南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非親子弟莫可使至齊者也

又曰奉天子法駕迎皇帝代邸皇帝入未央宮有謁者十人持戟衙端門曰天子在還下何爲者不得入

又曰漢七年長樂宮成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戟傳警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駕

又曰息夫躬云諸曹以下僕趨音不足數卒有強弩圍城長戟指闕陛下誰與備之

又曰晁錯上言曰兩陣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

又曰灌夫字仲孺父張孟死吳軍夫奮曰願取吳王若將太平御覽 卷三百五十二 三

軍頭以報父仇於是夫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數十人及出壁門莫敢前獨兩人及從奴十餘騎馳入吳軍至戲下所殺傷數十人

又曰揚雄位不過執戟

又曰八月飲酬行詞孝昭廟是時霍氏外孫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宣子章爲公車丞亾在渭城界中夜祛服入廟執戟立廟門待上至欲爲逆發覺伏誅

後漢書鮑期傳曰署賊曹掾上畧地向北期從徇薊時王郎檄書到薊薊中起兵應郎光武趨駕出百姓聚觀誼呼滿道遮路不得行期騎馬奮戟瞋目大呼左右曰起

周禮 隸僕

掌蹕宮中之事鄭眾曰止行清衆皆披靡也若今警蹕說文蹕與蹕同衆皆披靡

東觀漢記曰吳漢與薊武周建戰漢躬披甲持戟告合諸部將曰聞鼓聲皆大呼俱進後至者斬遂鼓而進賊兵大破

又曰建武四年隗囂遣馬援奏課京師因曰臣與公孫虜同縣少少相善臣前往蜀述陛戟乃見臣今臣遠從異方來陛下何以知臣非刺客好人而簡易若是上大笑

又曰田邑字伯玉爲上黨太守時更始遣鮑永馮衍屯大原永衍恐其先降說之曰晏嬰臨盟擬以曲戟不易其辭

又曰楊政字子行從代郡范升建武中范升爲太常丞爲夫妻所誣告坐事繫獄當伏重罪政以車駕出時伏道

太平御覽

卷三百五十二

四

邊抱升子持車叩頭武騎虎賁恐驚馬引弓射之不去旄頭以彰義政傷胷政涕泣求哀有感帝心詔曰卽尺一出升

又曰孫程與王康等斬江京等迎立濟陰王是爲順帝間顯弟衛尉景從省中還外府收兵至盛德門尙書郭鎮率直宿羽林由逢景景因斫鎮不中鎮引劍擊景墮車左右以戟義其胸禽之送廷尉

謝承後漢書曰彭循字子陽太守秘君聞循義勇多謀請循以守吳令民歌之曰時歲倉卒盜賊縱橫大戟強弩不可當賴遇賢令彭子陽

司馬彪續漢書曰楊仁字文義巴郡人顯字特詔補北宮

衛士及帝崩時諸馬貴盛各爭欲入宮人被甲持戟嚴勸門衛莫敢輕進者肅宗既立諸馬其仁上知其忠俞善之

張澄漢南記曰陳蕃等欲除諸黃門謀泄聞寺之黨於宮中詳稱驚云外有反者蕃奔入宮小黃門朱寓逆以戟刺

之

魏志曰董卓恐人謀已常以呂布自衛嘗失意拔手戟摘

布布拳捷之由是陰怨卓

英雄記又載呂布請董卓常拔戟擲之言布亂其私室

又呂布傳曰袁術遣將紀靈等步騎三萬攻劉備備求救於布嚴步兵千騎二百馳往赴備布謂靈等曰布性不喜合鬪但喜解鬪耳布令門侯於營門中舉一隻戟布言諸軍太平御覽

卷三百五十二

五

觀布射戟小支一發中者諸君當解去不中可畱決鬪布舉弓射戟正中小支諸將皆驚言將軍天威也明日復歡會然後各罷

又典韋傳曰韋好持大雙戟與長刀軍中爲之語曰帳下壯士有典君提一雙戟八十斤後張繡反襲太祖營太祖出戰不利韋以長戟左右擊之一義輒十餘矛摧左右死傷者略盡韋被數十創短兵接戰賊前搏之韋雙挾兩戟擊殺之餘賊不敢前

王沈魏書曰太祖討呂布於濮陽布有別屯左濮西相持太祖募隱陳與韋先占但持長矛擦戟時西面反急韋左手持十餘戟大呼起所抵無不應手倒者

魚秦魏略曰徐庶字元直少好任挾爲人報讎白聖鵠  
突面被髮而走爲吏所得乃感激棄其刀戟更絹巾單衣  
折節學問

吳志曰孫權拜諸葛恪丹陽太守授棨戟武騎作鼓吹導

引歸家

又太史慈傳曰劉繇使慈偵視輕重時獨與一騎卒遇孫

策慈便前鬪正與策對策刺慈馬而擊得慈項上手戟慈

亦得策兜鍪

又曰孫權將如吳親乘馬射虎于凌亭

凌亭

凌亭馬爲虎所傷

權投以雙戟虎却廢常

又曰孫緝遣中書郎李崇奪亮璽殺徵立琅邪王緝從之

太平御覽

卷三百五十二

六

遣宗正楷奉書於休曰緝以薄才見授大任不能輔導陛

下頃月以來多所造立親近劉承悅於美色敗壞藏中矛

戟五千餘枚以爲戲具

韋昭吳書曰凌統怨甘寧殺其父操常於呂蒙舍會酒酣

統乃以刀舞寧起曰能雙戟舞蒙曰寧雖能未若蒙之巧

也因操刀持楯以身分之

張勃吳錄曰嚴白虎使弟與諧長沙桓王請和許之輿請

與王獨會面約既會王引白削斫席輿體動王知其無能

以手戟投之立死

蜀志曰兩鑲是謂閑木戶持雙戟是謂坐鐵室也

常璩華陽國志曰荆邯記公孫述曰昔漢祖敗而復征故

能禽秦匹楚以弱爲強况今地方數千杖戰百萬

晉書曰賈后字南風初爲太子妃性酷虐嘗手殺數人或以戟擲孕妾子隨刃墮地帝聞之大怒廢之

又曰楊駿字文長爲賈后所誅初温縣有人如狂造書曰先光文長大戰爲擗毒藥雖行戟還自傷反駿居內用以戟爲衛至兵入駿府逃于馬廐以戟殺之

又曰裴楷有知人之鑒謂鍾會如觀武庫森森見矛戟王隱晉書曰上聞賈后妃酷如戟摘諸孕子者皆墮已冶金墉城當廢之追祭救於內荀最諸於外故不齊焉

又曰祖逖軍大飢進據食大丘城樊雅遣六十餘人入逃營拔戟楯大呼向逖逖軍人夜不知何賊多少皆欲散走

太平御覽

卷三百五十二

七

崔鴻前趙錄曰杜育字子光少濩從陽人爲賊其母怒笞之育曰天下將亂且以習膳如意望封侯不如意但不使他人斫頭育爲賊衣甲三重持戟蓬轉而出

又曰劉聰獵上林以愍帝行車騎將軍戎服執戟前導旣者指曰此故長安天子

崔鴻後趙錄曰冉閔所乘赤馬曰朱龍日行千里左杖雙

刃矛右執鈞戟斬鮮卑三百餘級

齊書曰宋升平三年尤里封人於官高湖際得瑞靛

靛合切

戟三杖旁有右字

隋書曰柳彧爲屯田侍郎固讓弗許時制三品以上門皆

列戟左僕射高潁子弘德封應國公申牒請戟彧判曰僕

射之子更不異居父之戟槩已列門外尊有厭卑之義子有避父之禮豈容外門既設內閣又施事竟不行頻聞而歎伏與曰今晉祗承燕一德於戰戰于報其登家語曰孔子北遊登于農山之土子路子貢顏回侍側孔子曰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顏回曰回願得明王聖主而相之數其五教導之禮樂使城郭不脩溝池不越鑄劍戟爲農器放牛馬於原藪室家無離曠之思千載無戰鬪之患夫子凜然曰美哉德也始陸賈楚漢春秋曰沛公脫身鴻門從間道至軍張良韓信乃謁項王軍門曰沛公使臣奉白璧一雙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隻獻大將軍足下亞父受玉斗置地戟撞破之

太平御覽

卷三百五十二

樂資春秋後傳曰聶政拔劍至韓上相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聶政且入上陞刺殺俠累大戰國策曰蘇秦說惠王曰夫徒處而致利安坐而廣地雖古五帝三王五伯明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故以戰續之寬則兩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撞又又曰齊王建入朝於秦雍門司爲橫戟當爲則曰所爲立王者爲社稷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王不聽遂入秦下英雄記曰呂布曰陳登使詣曹操求徐州牧不得登還布怒拔戟破機曰今吾所求無一獲但爲卿父子所賣耳登不爲動容徐對曰登見曹公言待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也譬如養鷹飢則爲用

飽則颺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

王隆漢官解詁曰衛尉宮闕周盧殿掖屯陳夾道當兵交

戟

胡伯始曰謂諸門卽闔士夾其道旁當兵以示東武出入者避安威屯交戟以也

應劭漢官儀曰舊制太子食湯滾十縣家合領主自有宮

置周衛交戰五日一朝因坐東廂省視膳食

東方朔傳曰武帝坐未央前殿天雨新止朔執戟在殿陛遙指獨語上見呼問之朔對曰殿後柏樹上有鵲立枯枝上東向鳴士遣侍中視之如朔言上問何以知之朔曰風從東來鵲尾旁風則傾背風則蹙必當順風而立故知東向鳴也新雨生枝滑故枝澁故立枯枝上上大笑賜帛十疋

太平御覽

卷三百五十二

九

又曰孝武元封三年作柏梁臺召羣臣有能爲七言者乃得上坐衛尉交戟禁不時

陳壽益部耆舊傳曰張霸遷會稽太守是後盜賊衰少野無遺寇童謠曰棄若戟棄若矛盜賊盡吏皆休

蕭廣濟孝子傳曰魏陽不知何處人獨與父居父有刀戟市南少年求之陽曰老父所服不敢相許少年怒道逢陽父欲歐陽叩頭請罪父沒陽斷少年頭以謝父冢前

師覺授孝子傳曰仲子崔者仲由之子也子路蒯仕衛赴贖之亂衛人子鱓遂殺之子崔旣長欲報父讎鱓知之曰夫君子不掩人之不備須後日於城西決戰其日鱓持浦

弓木戟與崔戰而死

張敞晉東宮舊事曰東列崇福門門各羗楯十幡鷄鳴戰  
十張

太平御覽

卷三百五十二

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五十二終

吳興陳杰分校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五十三

兵部八十四

戟下

戈

矛

戟下

世說曰舊制三公領兵入見皆交戟叉頸而前初曹公將討張綉入覲天子時始復此制公自是不敢朝見

一出郭

頌世語

孫盛異同難語曰太祖嘗私入中嘗侍張讓室讓覺之乃舞手戟于庭前踰垣而出材力絕人莫之能害

太平御覽

卷三百五十三

一

于寶搜神記曰漢武帝時張寬為揚州刺史先是有二老翁爭山地詣州訟疆界連年不決寬視事復來寬祖二翁形狀非人今卒持戟將入問汝何等精翁欲走寬呵格之化為巨蛇

又曰成都王之女長沙也反軍于鄴內外陳兵是夜戟鋒皆有火遙望如懸燭就則亡焉

三十國春秋又載

劉敬叔異苑曰彭城劉黃雅以太元中為京口府佐被使還都路徑行里亭多虎劉極自防衛牛馬繫於戶前手戟布於地上宵中士庶同睡虎乘間跳入跨越人畜獨取劉而去

劉義慶幽明錄曰頃縣姚牛十餘歲父為鄉人所殺牛常

賣衣服市刀戟圖欲報讐後在縣門前相遇手刃之於衆  
中

東陽無疑齋諧記曰東陽郡朱子之有一鬼恒來其家子  
之兒病心痛鬼言與我戟爲汝尋方云燒虎兒飲卽差汝  
覓大戟與我我爲汝取也其家便持戟與鬼鬼持戟去須  
臾還放戟由庭擲虎兒著地猶尙暖

東哲發蒙記曰獅子五色而食虎於臣木之岫一噬則百  
人僕唯畏鈎戟

顧愷啟蒙記曰玉精名委似美女而青衣見以桃戟刺之  
以其名呼之可得也

周處風土記曰戟長一丈三尺奮揚俯仰乍跪乍立兼五  
太平御覽 卷三百五十三 二

兵而能乃謂名人

又曰教學講武戒遠慮戎首玄戈奮長雄迎來送往斫截  
橫從扶強頓弱唯敵所從

蓋惟取威奮振也亢國戰法先小戎動之  
陵上攝逆下收功於中國來迎去送順也植則虎龍交牙

神變無常去者厚饒來者不攘

言用雙戟之法交戟植向  
左手爲龍右手爲虎更出

敵入更上更下上下無常隨變而改顯  
敵薨孤勝攝戟徐反可謂上下無常非爲邪也進退無恒

非離羣也蓋方進足奮手欲及機也如敵  
來輕去疾進而送之來重進疾開而待之

南中八郡志曰宋昌郡西南三千里有尉國以金爲刀戟  
焦贛易林曰桃弓葦戟除殘去惡

又曰倚鋒據戟傷我胸臆

春秋考異郵曰劉子單子拆猛人城天王奔走尹氏立朝

國有三王天下兩生周分爲二莫能救討強弩張於前楯  
戟拔於後

管子曰黃帝問於伯高伯高曰雍孤之山發水出金蚩尤  
受而制之以爲雍孤之戟

晏子春秋曰景公飲酒移於晏子前驅欵門曰君至晏子  
立於門曰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  
願與夫子樂之晏子曰夫鋪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  
與焉又移司馬穰苴介冑操戟立於門曰鋪薦蓆陳簠簋  
者有人臣不敢與焉

又曰崔杼弑莊公盟諸大夫令有敢不盟者戟鉤其頸

孫卿子曰雖有弋矛之戟如恭儉之利與人善言煖於布

太平御覽 卷三百五十三

帛傷人以言深於矛戟

又曰孤父戈以鑄牛愚莫甚焉 賜徐王切

又曰鉏擾棘矜非鏃也 音炎 於句戟長鋏也 如浮曰長刃矛也 又曰矛刀下有鏃

上句 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者何也

繚子曰夫殺之五十步之內者誰也曰矛戟也

韓子曰譬如劍戟愚人行忿則禍生聖人誅暴則福成

淮南子曰孟夏之月南宮御女赤色衣赤采吹竽笙具兵

戟 高誠曰有陵幹 象陽布散也

劉向新序曰趙簡子上羊腸之坂郡臣皆偏袒推車而席

會獨擔戟行歌簡子曰窺人上坂會獨不推車而侮其土

者其罪何若會曰爲人臣侮其主者其罪死而又死簡子

曰何爲死而死席會對曰身死妻子戮謂之死而又死  
又曰齊景公遊海上樂之六月不歸令左右敢言歸者死  
顏歆諫曰君樂治海上不樂治國儻有治國者君且安得  
樂此海也公據戟將斫之歆撫衣而侍之曰君奚不斫也  
昔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君奚不斫以臣參此二人  
不亦可乎遂歸

抱樸子曰太阿臨項長戟指心而操不可奪也

又曰拙者得工輸之斤斧不能以成雲梯怯者得馮婦之  
刀戟不能以搏兕虎

蔣子曰士有一殮而倒戟義所驅也

應璩詩曰丈夫要雄戟更來宿紫庭今者宅四海誰復有

太平御覽 卷三百五十三

四

不并

又曰郡國暮將亂馳騁習弓雖妙未更事難用應卒迫

馬相如上林賦曰良明月之珠旗建干將之雄戟干將韓王劍師

雄戟干將所造也

左思吳都賦曰吳鈎越棘楚失利故稱越棘也

又曰羽旄揚蕤雄戟耀芒

繁欽撰征賦曰左騎雄戟右攢干將

兩都賦曰郎將司階虎戟交鍛音殺

又曰周盧干列陸戟百重

陶仇表曰伏惟武庫傾蕩宿衛有失闕輒選其差可者奉

獻金鈴大戟五十張

孫盛奏事曰諸違令私作鎧一領角弩力七石以上一張  
戟十枚以上皆弃市

張載劔閣銘曰一人荷戟萬夫趨起

雜行貌也

李龍戟銘曰鼓戟之設以戒非常乘執操持邪暴是防須  
臾之分終日爲殃山陸之禍起於豪芒

張協手戟銘曰鏃鉞雄戟清金練鋼名配越棘用過千將  
嚴鋒勁校攜鏑摧芒

魏文帝書曰漢中地形實爲險固四獄三塗皆不及也張  
魯有精鉀數萬臨高守要一夫揮戟千人不得進而我軍  
過之若駿鯨之決網罟奔兕之觸魯縞未足以喻其易

應瑒表曰長戟百萬胡馬千羣

太平御覽

卷三百五十三

五

應真華覽曰強弩連城長戟指塞

傅玄朝會賦曰流蘇粲粲華蓋重陰羽林虎旅長戟擯參

上音肅  
下音參

賈誼過秦論曰陳涉以戎卒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  
用弓戟之兵鉏耰音優白挺橫行天下秦人長戟不刺強弩  
不射楚師深入戰於鴻門曾無藩籬之難

史記

釋名曰艾殊也長丈二尺而無刃有所撞

直降切

挫

步降切

車上使殊離也

說文曰艾以杖殊入也禮艾以積竹八觚長丈二尺建於

車上

又曰弓矢圍受矛守戈戟助

五兵長短各有所宜因事而施

凡五兵當

長以衛短短以救長以戟則久皆戰則疆

淮南子曰武王執秉越以勝殷摺笏杖笏以臨朝

魏文帝詩曰行行遊且獵遊獵路南隅攀伐鳥號弓聘我

織驪鉤走者貫鋒鏑伏者饑戈笏白日未及移手獲三十

餘

王粲七釋曰流鋒四射畢罕橫厲奮千笏而稍繫弛膺犬

以搏噬

夏侯湛獵兔賦曰擬以銳笏規以良弓豪末而放鏃兮廻

磴之于屆中

左思吳都賦曰千鹵笏錕夷勃盧之旅

太平御覽

卷三百五十三

六

謝惠連從軍行曰趙騎馳四牡吳舟浮三翼弓矛有恒用

矛鉦元覽息

太公六韜曰方凶笏鐵文柄長三丈以上三百枚

矛

釋名曰矛冒也刃下冒矜也下頭曰鑄

征問反

鑄入地也松

櫝長三丈其矜宜徑以松作之櫝速也前速之言也矛長

丈八尺曰稍馬上所持言其稍稍使殺也

又曰繳笏繳也可以繳截敵陣之矛也仇矛頭為三叉言

以討仇敵之矛也矛戟戟常也其矜丈六尺不言常而云

夷者言可夷城敵也亦陣上所持也務矛長九尺務霍也

所中霍然即破裂也

方言曰五湖之間矛謂之鏃音施或謂之鏃音窗或謂之鏃柄

謂之矜

又曰矛骸音敵細如鶴脰者謂之鶴脰

世本日杼作矛

太公兵法曰矛之神名跌踰

書曰鍛乃戈矛礪乃鋒刃

又曰門之內一人冕執銳銳子也立手側階周成王崩士肅衛也

詩曰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之邑也駟介驪馬也二矛重英

河士乎翱翔重英子之爽節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變云子猶矛表矛也

又曰公音求矛鑿鐵三隅也蒙伐有苑蒙敦羽也伐于也苑文貌也

禮記曰進矛戟者前其鐵後其刃

太平御覽

卷三百五十三

七

大戴禮曰武王踐祚矛之銘曰造矛少聞弗忍終身之羞

予一人所聞以戒後世子孫

左傳曰齊伐魯冉子自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

史記曰武王牧野誓曰立爾矛

漢書曰姑句家矛端生火光其妻曰矛端生火光此兵象

也

魏志曰公孫瓚手執兩頭矛殺鮮卑數十人

魏書曰議者多言關中兵強習長矛非精選前鋒則不可

以當也曹公謂諸將戰在我非在賊雖習長矛將使不得

以刺諸君但觀之

魏畧曰閻行金城人後名鮑字彥明少有健名始為小將

隨韓約建安初約與馬騰相攻擊騰子超亦號爲健行嘗刺超矛折因以矛擲超幾殺之

吳書曰孫策討山越斬其秉師悉令左右分行逐賊騎與虞翻相隨翻喜用矛謂在前得平地勸策乘馬策曰卿無馬奈何荅曰翻能步日可行三百里

三國異同傳曰公孫瓚爲遼東屬國長史當從數十騎出行塞卒遇鮮卑百騎以矛擊殺傷數十人鮮卑由是畏之蜀志曰先主爲曹公所逐弃妻子走令張飛將二十騎拒復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我張翼德也可來决死無敢進者

昔書載記曰蜀李雄無事小出丞相楊東于後持矛馳馬太平御覽

卷三百五十三

八

過雄雄怪問之對曰夫統天下之重者如乘惡馬持矛也急之則慮自傷緩之則懼其失是以馬馳而不制也雄寤卽還

晉太康起居注詔曰諸王中尉及諸軍皆典兵以備不虞乃有著中戰衣木履持長矛者此爲兒戲而無相彈懾也趙書曰劉討陳安於隴城城陷安死乃謠曰隴上健兒曰陳安愛養將士同心肝驟馳馬鐵鑲鞍丈八蛇矛左右盤百騎俱出如雲浮追者十萬騎修修戰始三交失蛇矛十騎俱蕩九騎晉

吳越春秋曰越以屈盧之矛

越絕書曰勃旁之

步光之劍獻吳王

六韜曰紂之卒握炭流湯者十人人縮矛繞百步之外皆

韓子曰人有鬻矛盾者譽之曰吾盾之堅物莫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吳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

劉向說苑曰秦急圍邯鄲邯鄲傳舍吏子李談謂平原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之而君之後宮婢妾荷綺穀食梁肉士民兵盡或剡米爲矛戟而君之器物鐘磬自恣

呂氏春秋曰齊晉相與戰平阿餘子亡戟得矛退而不自決謂路人曰亡戟得矛可以歸乎路人曰戟亦兵也矛亦兵也亡兵得兵何爲不可以歸心猶不決遇高唐之孤叔無孫當其馬前曰今者戰亡戟得矛可以歸乎叔無孫曰太平御覽卷三百五十三九

反戰死之

神仙傳曰左慈見孫討逆討逆使慈着馬前欲手刺殺之討逆着鞭馭馬操矛逐慈慈著木履策杖徐步終不能及乃止

列女傳曰巴趙娥者趙萬之妻羣縣遭亂萬健足疾不能行爲賊所殺賊欲殺娥娥守喪不去賊舉矛指娥娥知賊必劫畧乃以身赴矛貫心達背而死

劉敬叔異苑曰河間沐堅字壁強石勒時監作水田御下苛虐百姓怨毒爲堅形以刃斫刺呪令刺斃堅尋得病

苦被唾於是遂殞

夢書曰矛戟爲相待其早晚也夢得矛戟者憂相救也持矛待交友見人持於已也持矛來倒却中止也

魏文帝詩曰戈矛成山林立甲曜日光

樂府左延年秦女休行曰始出城西門遙望秦氏盧秦氏有好女自名爲女休女休十四五爲宗行報讐左執白陽刀右執宛景矛

張奐與崔子貞書曰僕以元年到任有見兵二百馬如殺羊矛如錐鐵楯如榆葉

諸葛亮集曰刺作部皆作五折剛鎧十折矛以給之

太平御覽

卷三百五十三

十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五十三終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五十四

兵部八十五

槊

槍

鏡

鈎鑲

槊

通俗文曰矛丈八者謂之稍

晉書曰劉邁毅之兄也邁字伯羣少有才幹爲殷仲堪中  
兵參軍桓立之在江陵甚豪傑士庶畏之過於仲堪立曾  
於仲堪廳事前戲馬以稍擬仲堪邁時在坐謂立曰馬稍  
有餘精理不足立自以才雄冠世而心知外物不許之仲  
堪爲之失色

齊書曰長沙王晃武帝常幸鍾山晃從駕以馬弮刺道邊

太平御覽

卷三百五十四

一

枯葉上令左右數人引之銀纏皆卷聚而稍不出乃令晃  
復馳馬拔之應手便去每遠州獻駿馬上輒令晃於華林  
中調試之高帝常曰此我家任城也

後魏書曰來太平驍果善騎射遷中散至於朝賀之日大  
于常著御鎧盤馬殿庭莫不歡異嘗從太宗獵見虎在高  
巖上大干持稍直前刺之應手而死

又曰于栗磾代人也從太祖田於白登山見熊將數子顧  
謂栗磾曰卿勇幹如此寧能搏之乎對曰天地之性人爲  
貴若搏之不勝豈不虛斃壯士也自可驅致御前坐而制  
之尋皆擒獲劉裕之伐姚泓也栗磾慮其屯擾遂築壘河  
上親自守焉裕甚憚之不取前進裕遺栗磾書遠引孫權

求討關羽之事假道西上題書曰黑狗公麾下栗磾以狀表聞太宗許之因授黑狗將軍栗磾好持黑狗以自標衛裕望而異之故有是號累遷豫州刺史

續晉陽秋曰太尉伐羗於濟口入河索虜遣將鵝青步騎十萬於河北聲云救羗太尉遣隊主丁聃以車白乘五北岸爲却月陣相去一步軍置七人授以長白毘粳

毘音  
無

三國典畧曰文育小字猛奴到都見太子詹事周捨捨命兄子弘讓教之書計文育謂弘讓曰誰能學取此富貴但有大槩耳弘讓壯之教之騎射文育大悅

又曰羊侃字祖忻嘗從梁主晏樂遊苑時少府啟兩刃稍成長二丈四尺三寸梁主因賜侃河南國紫駟馬命試之

太平御覽

卷三百五十四

二

侃執稍上馬左右擊刺特盡其妙觀其登樹梁主曰此樹必爲侍中折矣俄而果折因號此稍爲折樹稍又曰北齊安州刺史盧胃入海島得一人脛可長二丈以爲稍獻於神武諸將咸莫能用唯彭樂舉之胃未幾遇疾痛聲聞外巫言海神爲祟因此而卒

鄴成故事曰紫陌浮橋在城西北五里案鄴中記云趙王虎時於此濟置紫陌宮暨齊時因修爲濟口帝巡幸入向并州百官相餞莫不至此而訣別迄今猶以爲渡口

齊文宣時西巡百官辭於紫陌使稍騎圍之曰我舉鞭一時刺殺淹留半日文宣醉不能起黃門郎是連子暢進曰陛下如此諸臣恐怖文宣曰大怖耶若然不須殺乃命解

又曰北齊文宣於臺上以稍刺都督尉子輝應手而死  
語林曰桓宣武與殷劉談不如甚喚左右取黃皮袴褶上  
馬持稍粉廻或向劉或擬與意氣始得雄王傳玄歌詩曰  
彎我擊弱弓弄我丈八稍一舉覆三軍再舉珍戎貂

梁簡文帝馬槊譜序曰馬槊爲用雖非遠法近代相傳稍  
已成藝鄧蔗索魏后之庭武而猶質桓馬入丹陽之寺雄  
而未巧聊以餘暇復撰斯法搜採抑揚斟酌煩簡至如春  
亭落景秋臯晚淨青霜且盡密雨初晴織驪沃若夫馬牛  
漢盼金精而轉熊交流汗血愛連乾而息影不畏衣春鏤  
衢與白刃爭暉翠眊與紅塵俱動足使武夫憤氣觀者衝  
太平御覽 卷三百五十四 三

冠巴童畱玩不待輕舟之檝越女踟蹰無假如臯之箭

槍

風俗通曰刻韋傷盜爲槍

宋元嘉起居注曰謝靈運自理長云及經山陰防禦彰赫  
彭排馬槍斷衢截巷

衛公兵法曰聽角聲第一聲絕諸隊卽一時散立第二聲  
絕諸隊一時捺槍卷幡張弓授刀第三聲絕諸隊一時舉  
槍第四聲絕諸隊一時籠槍跪膝坐

唐書曰鄒周公羅士信容貌短小而驍勇絕倫隋末賊起  
士信始年十四爲通守張須陁執衣過翟讓來寇士信請  
自効須陁小之曰汝形容未勝衣甲何可入陣士信怒重

著二甲左右雙韃躍而上馬須陀壯之遂將其衆擊賊于  
澧水之上陣纔列士信挾長槍立於馬上馳至賊所刺倒  
數人斬一人首擲於空中用僧承之戴以畧陣賊衆愕然  
莫敢逼者士信乃棄策馳馬爲十下而還須陀因而奮擊  
兵始接賊師大潰士信逐北每殺一人輒剽其鼻而懷之  
每歸而數其鼻以表殺賊之多少也須陀大悅之引置左  
右每戰須陀居前士信爲副賊無敢當者

又曰太宗每當大陣望賊中驍將銳士炫耀人馬出入來  
去者意被怒之輒命秦叔寶往取焉叔寶應命躍馬負槍  
而進必刺之萬衆之中人馬俱倒太宗因以是重之叔寶  
亦以此頗自矜尙貞觀以後恒多病病每謂人曰吾少長  
大心御覽

戎馬所經二百餘陣屢中重瘡計吾前後出血亦數斛矣  
何能不病乎及卒太宗甚傷惜久之贈徐州都督陪塋于  
昭陵令所司於其塋內立石人馬以旌戰之功焉

又曰哥舒翰爲別將時吐番大寇邊翰拒之于苦海吐番  
之衆三道從山相續而下翰持半段槍當其鋒逆擊之無  
不摧靡又擊其次軍復走之又擊其後軍皆大破由是知  
名天寶六載擢授右武衛將軍仍充隴右節度使副都知  
關西兵馬使可源軍使先是吐番每歲候及秋卽大掠積  
石軍前後不能禦至是韓使將王難得楊景輝等潛領兵  
候番至設伏以待之吐番五千騎旣至放馬脫甲翰以城  
中率驍勇合伏兵馳擊之殺畧盡百餘騎奔突得走王難

得追繫之匹馬不還韓常逐馬驚墜于河立於水中吐番  
三人擬槍刀刺之翰大叫之賊驚駭俱廢夫檢而走救騎  
至賊便解散翰有家臣曰左車年十五每隨翰入陣翰善  
使槍追賊及以槍搭其肩而退之賊驚顧翰從而刺其喉  
皆剔高三五丈而墜左車輒下馬斬其首率以為常

又曰王難得有膽力善騎射天寶元年正月吐番人寇河  
源軍難得以騎將為軍鋒贊晉有子曰琅支都恃其趨趕  
乘詣取馬寶鋌裂鞍軍前求較鬪者難得橫槍突往刺殺  
之斬其首以其馬歸虜衆無敢追者軍使以聞玄宗召至  
御殿問之因令馳突作殺琅支都狀壯之衣以錦袍拜左  
金吾衛羽林將軍

太平御覽

卷三百五十四

五

五代晉史曰梁將有王彥章者勇力過人常執鐵鎚僅百  
斤所向羣易莊宗畏之

鎚

釋名曰鎚延也達也去此至彼之言也

方言曰矛吾揚江淮南楚五湖之間謂之鎚音或謂之鎚

漢書曰鎚殺吳王也其柄謂之矜

東都賦曰戈鋌葦雲注杜小矛也

鉤鑲

音鑲又音襄又音媿戎器也

釋名曰鉤鑲兩頭曰鈎中央曰鑲或推鉤推鑲或鈎引用

之宜也

東觀漢記曰詔令賜鄧遵金虫辟兵鈎一

又曰恒帝永興二年光祿勳府吏舍夜壁下忽有氣掘之得玉玦各有鉤長七寸三分玦周五寸四分身中皆有雕鏤

漢名臣奏曰丞相薛宣奏漢興以來深考古義惟萬變之備於是制宮室出入之儀正輕重之冠故司馬殿省門闔至五六重周衛擊刃近臣侍側尙不得著鉤帶入房

梁書曰吉士瞻初爲荊府城局叅軍後池得一金革帶鉤隱起鏤甚精巧篆文曰錫爾金鉤且公且侯士瞻取夏侯洋兄之子女竊以與洋洋喜佩之及是革命洋果封侯而士瞻不錫茅土

列仙傳曰鈞弋夫人姓趙病臥左手拳望氣者云東北有大平御覽卷三百五十四

六

貴人氣推而得夫人武帝殺手得玉鉤手亦舒遂幸而生昭帝後被害殞之尸不臭而香一月

三秦記曰藏鉤因鉤弋夫人世人法之也

瑞應圖曰湯都于亳有神人牽白狼口銜銅鉤入陽庭

搜神記曰京兆長安有張氏者晝獨處室有鳩自外入張氏惡之披懷而視曰鳩來爲我禍耶飛上受塵爲我福耶來入我懷鳩翻入懷以手深則不知鳩之所在而得一金帶鉤焉遂寶之是日之後子孫昌盛有爲必倍蜀客賈至張安中聞之乃厚賂內婢婢乃竊鉤以與蜀客張氏失鉤漸漸耗而蜀客數罹厄或告之曰天命也不可以力求於是鉤反張氏復昌故關西稱張氏傳鉤云

陳留風俗傳曰浚儀周時梁伯所居國都多池沼時地中  
出神帶鉤到今其民象而作之號曰大梁氏鉤焉

吳越春秋曰闔閭作金鉤令曰能爲善鉤者賞之百金而  
有人貪賞之重殺其兩子以血釁金遂成二鉤獻之闔閭  
而詣宮門求賞王曰爲鉤者多而子獨求賞何以異於衆  
人之鉤乎作者曰吾之作鉤也貪王之賞殺吾二子以成  
兩鉤以示之曰何者是也時王鉤甚衆形體相類不知其  
所於是鉤師向鉤而哭其兩子名曰吳鴻泥稽我在此王  
不知汝之神也聲未絕於口兩鉤俱飛著於父之胸吳王  
大驚乃賞之百金

夢書曰夢得鉤帶夏約束也鉤帶著身約敕已也持鉤帶

太平御覽

卷三百五十四

七

脫事央已也

莊子曰曲者中鉤

吳都賦曰貝鉤越棘

魏文帝與王朗書曰丕白不受江漢之珠而愛巴蜀之鉤  
此言難得之貴寶不若易有賤物

魏文帝荅劉備書曰獲累紙之命兼美之貺他旣併善雙  
鉤尤妙前後之惠非言兒之貢則執事之貽來也若川流  
聚成山積其充匱負頓府藏者固已無數矣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五十五

兵部八十六

又曰介甲上

釋名曰鎧猶瑨瑨堅重之言也或謂之甲似物乎甲以自

禦也

廣雅曰亟甲奔鎧也

說文曰鎧甲也鈇音汗臂鎧也鈹音段項鎧也

世本曰杼作甲宋衷曰少康之子與也甲鎧也蓋子同

書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孔安國曰甲鎧也冑兜蓋也言不可輕教今易用兵

又曰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與公曰嗟善穀乃甲冑敵

乃于言當善簡汝甲鎧兜蓋施汝楯使可用也

太平御覽 卷三百五十五

一

易說卦曰齊爲甲冑

詩曰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方戎疆也征

伐不休國人則矜其甲婦人能問其君子焉

又曰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國

人說而歸之

又曰清人在彭駟介旁介冑也

又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脩我甲兵與子偕行

禮記曰介冑則必有不可犯之色

又曰介者不拜言失容也

又曰獻甲者執冑

又曰甲若有以前之則執以將命無以前之則袒橐奉冑

鄭立曰甲鎧也有以前之謂他孽幣也衰毀鎧衣也胃兜蓋也袒其衣出兜蓋以致命

又曰國家靡敝則車不彫幾甲不組膝食器不刻鏤君子

不履絲屨馬不常秣靡敝賦稅極也雕畫也秣附繼為沂鄂也組廉以組絲之

又曰賓牟賈侍坐於孔子言及樂孔子曰武王克殷濟河

而西車甲蚩詩斬切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然後天下知武

王之不復用兵也

又曰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

其辭而無其德是故君子端冕則有敬色甲冑則有不可

辱之色言色稱其服也

又曰儒有忠信以為甲冑禮義以為干櫓戴仁而行抱義

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甲鎧也干櫓大小櫓也

太平御覽

卷二百五十五

一一

周禮曰司甲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甲令時也司其甲戈櫓官也

又曰燕之無亟也非無亟也夫人而能為亟也鄭立曰言其丈夫人人皆

能作是器不須國工燕近強胡習作甲冑也

又曰亟人為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屬讀如灌注之注謂上旅

下旅札籍之數也革堅者禮長翼司農云合甲冑革裏肉但取其表合以為甲也犀甲壽百年兕

甲壽二百年合甲壽三百年鄭立曰革堅者又支久凡為甲必先為

容服者之形容鄭司農云容謂象式然後制革權其上旅與其下旅重而

若一鄭司農云上旅謂要以下以其長為之圍圍謂札要廣凡甲鉞

不贅則不堅已敝則撓鄭司農云革也擊謂撓也革太熟則革敝無強曲撓也

左傳曰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其叔段莊公卽

位使段居京謂之京城太叔太叔治甲兵具卒乘將襲鄭

夫人將啟之公聞其期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

又曰狄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

又曰楚成王欲黜大子商臣其師潘崇曰能行大事乎曰能以官甲圍成王

又曰晉秦師于河曲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返怒

曰裒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乃以其屬出

又曰宋華元獲于鄭逃歸後宋城華元爲植廵功植將也城

者謳曰睥其日燔其腹棄甲而復律出自歸大腹棄甲謂亡師也于思于

思棄甲復來于思歎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尙

多棄甲則郝郝猶何也役人曰縱有其皮丹漆若何

太平御覽 卷三百五十五

又曰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如之趙登

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喉夫蔡焉明搏

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爲鬪且出提彌明死之

又曰晉楚戰於邲楚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

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

又曰齊晉陳於鞍齊侯曰余姑剪滅此而朝食姑且也勇盡也不

介馬而馳之邾克傷於矢曰余病矣張侯曰擐甲執兵固

卽死也擐貫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

又曰晉侯使相絕秦曰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征東之

諸侯虞夏商周之亂而朝之秦

又曰晉楚戰於鄢陵潘厓之子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

徹七札焉

躡聚也一發達七札

以示王曰君有一臣如此何憂於戰

又曰晉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郟氏長魚矯請無用

衆既殺三郟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

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子不忍益也

又曰楚子重伐吳爲簡之師簡選克鳩茲至于衡山使鄧

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馬融曰組甲以組爲甲裏公族所服被練以練爲甲裡田者所

服預曰組甲漆甲成組文被練練袍也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

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

又曰宋災樂喜爲司城以爲政使皇郎命校正出馬工正

出車備用兵尼武守

又曰諸侯會于租遂伐偃陽狄虺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

太平御覽 卷三百五十五

四

以甲以爲櫓杜預曰狄虺彌魯人也蒙覆也櫓大也左執之右拔戟成一隊

百人爲隊

又曰鄭子孔之爲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射止

難於西宮子孔知而不言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自以

守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

又曰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

又曰崔杼稱疾不視事莊公問崔子問疾遂從姜氏侍人賈

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爲崔子閉公也甲與公登臺而請弗許請

自刃於廟弗許

又曰楚蔣掩爲司馬子木使尤賦數甲兵數閔也賦車籍馬

籍疏其毛色歲歲賦車兵車兵徒甲步甲楛之數有常奴

既成以授子未禮也

又襄三十年曰鄭伯有嗜酒為窟室而夜飲酒擊鍾焉子  
皙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雍梁鄭地聞子皮之甲

不與攻已也喜曰子皮與我矣晨自墓門之濱入駟帶率

國人以伐之伯有死於羊肆

又曰諸侯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甲在衣中欲伯

州犁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

焉焉用有信太宰退伯州告人曰今尹將死矣為明年子

又曰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楚子公孫黑又使

強委禽焉子產曰請使女擇焉子皙盛飾入布幣而出子

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皙信美矣

太平御覽 卷三百五十五 五

抑子南夫也言文適子南氏子皙怒既而橐甲以見子南欲

殺之而取其妻于南擊之以戈子皙傷而歸

又曰楚靈王伏甲饗蔡靈侯醉而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

子棄疾師師圖蔡

又曰齊子尾卒子旗欲治其室子旗樂施也欲并殺梁嬰

梁嬰子而立子良氏之宰子良子尾之子高強其臣曰孺

子長矣孺子謂而相吾室欲兼吾也授甲將攻之陳桓子善

於子尾亦授甲將助之或告子旗子旗不信則數人告將

往又數人告於道遂如陳氏桓子將出矣聞之而還聞子

遊服而逆之去戎備者常請命問桓子對曰聞疆氏授甲

將攻子子聞諸曰弗聞日子盍亦授甲無字請從無字桓

又曰齊惠樂高氏皆嗜酒樂高二族皆出惠公信內多怨疆於陳

鮑氏而惡之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

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欲及子良醉者騁告鮑文子

遂見文子文子鮑國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二子子旗子良則皆將飲

酒桓子曰彼雖不信彼傳言者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

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樂高氏樂施高強來奔

又曰晉荀躒如周籍談為介王曰闕鞏之甲武所以尅商

也唐叔受之以處參虛匡有戎狄

又曰魯昭公伐季氏叔孫氏之司馬驪展言於其眾曰凡

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驪展

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昭公也公徒釋甲執

太平御覽 卷三百五十五 六

冰而踞言無戰心遂逐之逐公徒地公遜于齊

又曰吳子光伏甲於掘室而享王僚掘地為室王使甲坐於道

及其門坐道邊至光門門階戶扉皆玉親也

又曰楚邾宛直而和國人說之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

譖邾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子惡却死又謂子惡令尹

欲酒於子子惡曰吾無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

出之吾擇焉釋取以進子常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

之而從以酬之日無極辭及饗日帷諸門左張帷陳甲兵其甲無極謂

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為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

令尹使視御氏則有甲焉不往遂令攻邾氏盡滅族黨

又曰齊伐晉夷儀東郭書讓登讓眾使後而已先登書與王猛息戰

共止  
息 猛曰我先登書飲甲曰曩者之難今又難焉欲甲起

猛笑曰吾從子如騾之斲斲車中馬也 猛不敢與書爭言 已從書如騾馬之隨斲也

又曰齊伐魯魯孟孺子泄帥右師孺子孟孺子 孟孺子 武伯雍顏羽御耶

洩為右三子孟 氏臣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右季氏之

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為已徒卒老幼守宮次于雩

門之外商城 門也五日右師從之及齊師戰于郊師獲甲首八

十冉求 所得齊人不能師

又曰哀公會吳子伐齊甲戌戰于艾陵展如敗高子國子

敗胥門巢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車車八百乘甲首三千

以獻于公公以兵從 故以勞公

又曰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

太平御覽 卷三百五十五 七

于會稽王夫差 越王允常 吳王夫差 吳王夫差 吳王夫差

又曰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于仲尼仲尼曰胡篋之事

則嘗聞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

又曰侯犯以邱叛武叔懿子圍邱弗克駟赤謂侯犯曰盍

多舍甲於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命舍甲焉侯犯

請易於齊齊有司觀邱將至駟赤使周走而呼曰齊師至

矣邱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

又曰晉周綽射殖綽中肩双矢夾脰曰止將為三軍獲不

止將取其衷乃施弓而自後縛之亦舍兵而縛郭最皆矜

甲面縛

公羊曰成元年始作甲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甲使也

何休曰四井爲邑四邑爲三  
甲鎡也譏始使三民作鎡也

周書曰年不登甲則饑饉宮室不容

國語曰晉平公射鵠不死使豎襄搏之逸公怒拘將殺之  
叔向聞之夕曰君必煞之昔吾先君唐叔射兕于徒林瘞

以爲大甲今君射鵠不死搏之不得是揚吾君君之恥者

也 賈逵註曰以凶革  
爲大鵠音又音晏

又曰勾踐云今夫差衣水犀之甲者億有三千水犀  
獸名不患

其志行之少恥也而患衆之不足也

戰國策曰陘山之事趙且與秦伐齊齊懼蘇代爲齊獻書  
穰侯曰臣聞往來者之言曰秦且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

臣竊必之敝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

太平御覽

卷三百五十一

八

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

史記曰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君側之  
惡人也

漢書曰甲不堅密與祖禘同此將不省兵之竊也

又曰周亞父曰介冑之士不拜以君禮見天子爲之動容

又曰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操于二石之弩負矢五十

後漢書曰朱浮被彭寵攻懷懼上疏曰今秋秣已熟復爲

漁陽所掠

張豐狂勃奸黨曰增連年拒守吏士疲勞甲冑生蟻虱弓

嫖不可施

又曰將軍劉尚擊武陵沒議復遣將馬援年六十二自請

曰臣尙能被鎧上馬光武試馬旣上馬據鞍左右顧盼上曰矍鑠哉是翁也  
又曰劉盆曰與丞相二十餘萬人詣宜陽降光武積兵甲於宜陽城西高與熊耳山等

魏志曰景元平肅慎國獻皮骨鐵雜鎧二十領

又東夷傳曰漢時夫余王葬用王甲常以付玄菟郡王死則迎取公孫淵誅得之玄菟庫

晉書曰桓伊爲江州刺史卒諡曰烈初伊有馬步鎧六百領預爲表合死乃上之表曰臣過蒙殊寵受任西蕃淮南之捷逆兵奔北人馬器鎧隨處放散於時收拾破敗不足貫連北年營繕並已修整今六合雖一餘燼未滅臣不以

太平御覽

卷三百五十五

九

朽邁猶欲輸力効命仰報皇恩此志永絕銜恨泉壤謹奉輸馬具裝百具步鎧五百領並在尋陽請勒所屬領受詔曰忠誠不遂益以傷懷乃受其所上之鎧

又曰馬隆討涼州或夾道累磁石賊負鐵鎧行不得前隆卒悉被犀甲無所畱礙賊咸以爲神轉戰千里殺傷以千數

又曰杜魯新野人少驍勇絕人能被甲游於水中凡有戰

陣勇貫三軍

魏宋傳曰司馬文王秉政徵諸葛誕旣被徵請諸牙門置

洛飲宴謂衆人曰前作子人鎧仗始成欲以擊賊今當還

洛下復得用欲覩出將見人遊戲須吏還耳諸君且止乃

嚴鼓將七百人出遂殺

編本

吳歷曰魏文帝與吳王明光鎧

王隱晉書曰馬隆爲武威太守之郡惡虜窟局樹機能守斷道圍降隆作八陣圍地廣則鹿角車營並進狹則才屋施輪並戰並前智謀從橫出其不意以磁石累夾道側賊鎧不得過隆兵著牛皮鎧得過賊以爲辨又曰陶侃夢司見馬與侃鎧者長史陳協以爲司馬者國姓也鎧者杆國之器也節下當進位俄轉都督湘州刺史崔鴻後燕錄曰符丕遣石越討慕容豐皆勸豐逆擊之豐曰我無兵伏彼有銳押不如待暮一戰而定之

三十六國春秋曰太康之初吳冠新珍未盈一紀干戈已

太平御覽 卷三百五十五

尋蟻虱生乎甲冑鸞雀處於帷幄

車頻秦書曰符堅使能邈造金銀細鏤甲金爲縆以繹之

宋書曰四年不期爲虜所陷沈文秀被圍三載外無援兵

士卒爲之用命無離叛者日夜戰鬪甲冑生蟻虱

隋書曰長孫平爲相州刺史甚有能名在州數年會正月

十五日百姓大戲画衣裳爲鎧甲之象上怒而免之俄而

念平鎮淮南時事進位大將軍

與食車公並進恭顯

又曰張奩本命功累破賊有功徵入朝拜大將軍高祖命升

御座而宴之謂奩曰卿可爲朕兒朕爲卿父今日聚集示

無外也其後賜綺羅千疋綠沉甲獸文具裝

又曰權武少果勁勇力絕人能重甲上馬嘗倒投於井未及泉復躍而出其拳捷如此

唐書曰元和中以尚書左丞呂膺檢校工部尚書充東都留守舊例命留守必賜放甲與方鎮畧同及元膺受任竟無所賜朝論以東有寇虞時用元膺尤不當削其儀制以沮威望諫官上疏曰華汝壽三用例賜戎械居守之重固宜寵借上曰數此處並不當與其後遂皆停

五代周史曰唐景思爲偏將顯德初河東劉崇帥衆來寇世宗親總六師以禦之及陣於高平景思於世宗馬前距踊數四直曰願賜臣堅甲一聯以堅臣之効用世宗由是知其名因以高平陣所得降軍數千人署爲効順指揮命

太平御覽

卷三百五十五

十一

景思董之使屯于淮上三年春世宗親征淮向景繼有戰

功

